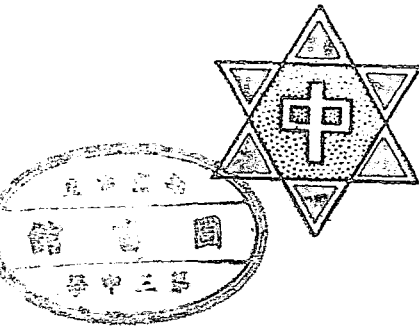


新式標點

燕子箋



1931

上海大書局印行

燕子箋 (下)

第二十二齣 拒挑

佈景

行雲散閣

行雲 (上唱)

「別夢悠悠鷄啼醒」

愁看蝶戀孤燈。

笑啼無語自含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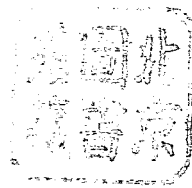
眉爲誰勻？

淚爲誰零？——臨江梅。

「雙蝶尋香相鬪，

小鳥啼花如咒。

燕子箋 拒挑



707

人去沒多時，

又見芭蕉綠透。

消受消受，

腰比垂楊還瘦。——如夢令。

奴家自與霍郎別後，魂夢長牽，音書不至：笑啼無主，深夜自憐。又不知他歸向茂陵，或浪遊他處？那詞箋牽連的事，也不見有個下落，不能覓訪他實信，稍寄與他。心上好生煩悶也！（唱）

『連枝折，

比自分，

夢兒中——

』還「雙雙笑顰。

料功名有分，

捺着至誠心，

寬待等。」

且住！他前日單身出門，行李都遺下在此。別的都沒要緊，只是平日詩文稿，與場中文字，乃是才人一片錦繡心腸，須索與他檢點明白，收拾了纔好。（檢收書文唱）

「這」燈窗下滿斛明珠，

號房中七篇雲錦，

「好」打疊「在」針線箱中，

莫被那煤殘魚損——宜春令。

薛子（上唱）

「靈犀手，

浪蝶心，

效登徒，

偷香比鄰」

薛子 筵 拒 跪

三

我老鮮前日設個方法，把那霍秀夫一送，送得像個風捲楊花，吹得飄飄蕩蕩，無影無蹤去了。這些時，華行雲一個單單在家，我又旅中寂寞，不免過那廂間搭一搭，有何不可？（笑）這現成的一幅金榜掛名，洞房花燭，我若不欺心欺心，天下那有這樣個呆子？說話之間，早是仙門首。（輕咳）

行雲
（出見）

原來是鮮子相公！（揖拜）

鮮子
雲娘！你這幾日家裏好麼？

行雲
有甚好處？奴家正要相問，霍郎去後，有消息沒有？

鮮子
（笑）

天殺的！我就猜你當頭定要問這一句，消息有在這裏。

行雲
（喜）

他如今現在那裏？

鮮子
在那裏？呀！呀！呀！你還不曉得就在那廂來了，（指着，行雲往前看）你

看在那不是？

行雲 不見在那裏。（迴身）

辭子 （抱行雲）

在這裏！

行雲 （推開）

這是怎麼說？

辭子 （笑）

雲娘！我與霍秀夫極相好，你曉得的，原是一個人。你如今與我……，（抱行雲頭）就是與老霍……。與我那樣那樣，（做動身）就是與老霍那樣那樣了。（唱）

『怕「這」龐兒悶損，

比例兒向前——

來合卷。

行雲 那裏說起？好不識羞！這般捨了臉皮胡纏。

鮮子 雲娘！你聽！你聽！（唱）

「柳梢上鶯兒對鳴，

草叢中蝶兒雙趁。

豈可人不如伊，

「倒」硬挨着許多孤另」——前腔。

你們門戶人家，棄舊迎新，呼張抱李，原有舊規的。何必如此拘執？

行雲 你莫差了念頭？奴家與霍郎。是在佛前焚香，曾發下誓願過，做了夫妻，永不相忘的。

鮮子 他做得，我老鮮也好來做得的呢！

行雲 （唱）

「鐵石心牢，牢拴穩，

松柏性怎逐浮萍？

「便」春風紙帳梅花冷，

肯重着石榴裙？」

你好沒道理。既說是與霍郎恁般相厚。怎麼他纔轉身，便欺心調撥奴家？

(唱)

「你與他」盟山誓海同盟友？

「怎做得」覆雨翻雲姦色人！

連聲讀。」

請！請！

鮮于

(笑)

好了！請我房裏去了？(進房)

行雲

(將手權鮮于腰一推他出門唱)

「請抽身轉步，

別處尋春。」——解三鞭。(關門)

鮮于 驚 拒 諷

辭子

閒心已作活泥絮，不逐東風上下飛。(下)

呀！呀！呀！如此慵懶，真個是這樣起來了。(唱)

「咳！」癩黑麻天鵝到吻，

「那知道」耗蟲淚滴向貓睛。(望內指)

難道你這樣裝腔蹬板，我就罷了不成？(唱)

「自古道」涎夫烈女相廝稱。(齒手心)

一定要手奇聲。(笑)

只是眼前好沒趣。(唱)

「我好似」顛狂柳絮隨風舞，

「他倒做」雨打梨花深閉門。(向內啐)

華行雲！華行雲！你在做夢哩！癡心還想着霍都梁，再續舊盟。那曉得他是

身上有事的人，一去再不回頭了！(唱)

「伊知怎，

怎「知道」風窩斷線，

墜井銀瓶。」——前腔。

店主
(慌上)

好將緊急事，報與相公知。

于薛相公，不好了！如今長安城中，被賊兵焚掠起來，人人逃竄。你可回下處，收拾行李，搬移搬移。老漢各自逃難去，顧不得你了。(內吶喊吹號，與于薛驚忙下)

巫山不許亂行雲，堅閉桃花小院門；

正聽啼鴉幾恰恰，那堪戎馬又紛紛；

第二十二齣 兵燹

佈景

薛 子 薛 兵 馬

千年（領衆軍上唱）

『胡雖高鼻如蜂擁，

邊笳踢天闕。

尖哨過潼關，

長安任飛鞚。

皂鷓翅簪，

蒼鷹鞵纒。

一位老哥舒，

靠他有何用？——四邊靜。

自家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前鋒將官何千年是也。因哥舒敗績，是我乘勢搶入潼關來了。只叵耐那天雄節度賈南仲，領了五千鐵騎精兵，從山南小路緊迫上來，着實利害。軍士們！長安不可久戀，將子女金珠，上緊搶掠一番，疾速

望爾西一帶攻犯去便了。

衆草 得令！（唱）

『威陽烽火兼天動，

鐵騎超騰狂。

荊棘長銅駝，

馬嵬斷香夢。

羊羔運甕，

琵琶詞弄。

拍手卯兒姑

「把」如花「向」張前奉。』——前腔。（下）

鮑氏 （同飛雲梅香背行李臺上唱）

『蓦然殺氣雷轟，

雷轟！

街廂燒得通紅，

通紅！

蓬鬆，鬢瘦鞋弓，

「願不得」拋老面，

露芳容。

娘和女，

緊相從。』——金鏡花。（內吶喊鳴鑼）（下）

行雲（背行李畫同孟媽上唱）

「軍聲四起洶洶，

洶洶！

教人何處潛踪？

潛踪！

我屢絳細「你」背駝峯。

忒軟怯，

忒龍鍾。

狹路上，

恰相逢。』(內喊鳴鑼)(下)

難民 (齊上唱)

『奔騰萬馬呼風，

呼風！

居民逃竄西東，

西東！

如鷹撲兔網黏蜂。

脫得去，

謝天公；

拿住了，

燕子籠 兵營

「揚空。」——前腔（遇賊衆鳴鑼各散）

賊衆（唱）

「弓刀耀日如虹，

如虹！

羽林那個當鋒，

當鋒！

神號鬼哭滿城中，

金和寶

搶教空，

拿得去，

獻頭功。」——前腔。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風零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第二十四齣 收女

佈景

庭園情形。(一)草營 (二)後營。

南仲 (我服領衆兵上唱)

『柳枝黑夜渡瀟關，

森森刁斗星寒。

「報」君恩褒革身猶健，

怎容這羯奴攻犯？

嚙指血淋漓未乾，

刻日裏斬樓蘭！』——風入松

鳴笳疊鼓擁迴軍，已報生擒吐谷渾；

家散萬金酬將死，知留一劍答君恩。

下官賈南仲，爲賊兵犯維，向領重兵，扼住武牢關口，防他小路抄襲長安。誰知哥舒老將軍敗潰，賊奴乘勢直搶潼關。（頓足）真個可恨！可恨！因此統兵五千鐵騎，晝夜兼程，緊追到此。幸喜到灊上地方了。衆軍士，且暫紮住在此。待撥兒馬到來，探個消息，再作理會。（衆兵應）

探子
（上）

報報！報報！一心忙似箭，四馬走如飛。（下馬）

稟老爺！撥馬到了。（叩頭）

南仲
賊勢是怎麼樣？你慢慢說來，

探子、
官軍從西去十里，頭子與賊兵抵住了，打了一個狠仗，我兵大勝。何千年這
廝敗走西去了。

南仲
可喜！可喜！

探子
（唱）

『天兵雷雨洗腥羶，

「報」前軍掃蕩長安，

· 羯胡無賴狼奔竄。」

只是哥舒將軍敗績的這些兵，到在城中擄人家子女。（唱）

「哥舒勳殘兵爲患，」

南仲（唱）

「把令箭連營逼頹，

「但有」擄掠的斬軍前。」——前腔。

如此，你快傳令箭一枝去。但有官兵擄人口家賞者，卽時梟示。如收得避難子女，送還各家，仍具冊申報，不許隱匿。

探子得令了；手持令箭去，分付各營知。

南仲這也可恨！怎麼賊兵西遁，到是哥舒營中殘兵如此無禮？

探子報老爺！各營把老爺令箭俱傳到了，收留婦女。但有識認的，已各各送還。

內中止有兩個女人：一個說是人家的小姐，無人識認；一個是殘疾老婆子，

沒處收養。請老爺鈞旨發落

南仲 如此，且先喚過那大家女子來，我問他個來歷，纔好發放。

衆兵 (向內呼)

那位小姐走動些，老爺喚你來，面問個明白。

飛雲 (哭上唱)

『人在亂離間，

願不得拋頭露面』——蕪仙燈，(上拜)

南仲 (細看)

看這女子舉止，果然是大人家的。——你何處住居？何家宅眷？可詳細說明，便與你察訪，送你回去。

飛雲 多謝大人了！(唱)

『承垂問，

敢訴言；

「這」愁向心窩送到舌尖。

念生年幼小嬌癡（哭）

平遭着兵火間關。」

南仲 有父母麼？

飛雲 （唱）

「家尊屬從追雕輦，

慈親「被」軍馬相仲散。

「總不如」早赴黃泉，

「免」得受苦酸。」——啄木兒。

南仲 你說家尊屬從，令尊想一定是員現任官了。尊姓大名，可說上來。

飛雲 不瞞大人，我爹爹就是現任禮部郎尚書，諱做安道的。

南仲 （大驚）

呀！原來你就是我鄺年兄的令愛。（唱）

『聽詳說，

淚猛彈，

三十載金蘭交不淺。』(悲，飛雲亦悲)

『鄺年兄！鄺年兄 (唱)

『嘗憐你伯道鬪艱，

誰知道弱女顛運？』

小姐！我與你令尊是極相厚的同年。我今春曾遣書問候他，你可知得麼？

飛雲 (沈思)

大人莫非是節度賈公麼？

南仲

正是！

飛雲

今春差人問候家尊，曾收下了吳道子大士像一軸，奴家還記得。

南仲

如此，的的是我鄺年兄令愛無疑了。(背說)

賊陷那州，我不幸一家遇難，親故並無一人，此女既是同年親生，何不收留

養爲己女？待賊平後，送他回去未遲。（回身對飛雲）

小姐！如今軍馬紛紛，令尊尙奔赴行任。你獨是一個，就送你到尊府，也無人照管。我意欲收你爲女，待平安後送你回去，意下如何？

飛雲
奴家聽得爹爹說，與大人相厚，如同胞手足。（哭）今日見大人，就是見了爹爹一般的了。只是此恩此德，邱山難報。（拜）

南仲
（唱）

『似』文姬出塞『把』胡笳按，

綠珠墜井銀瓶斷，

且收作親生一例看。』——前腔

只是軍中少個服侍的女人，怎麼處？有了！左右！先前報說還有一個婆子，可喚來！

探子
（應喚）

孟媽
（背包袱上）

探子 孟媽 收女

株連喫盡銀鑼苦，蓬轉又隨車馬塵。（見南仲叩頭，見飛雲拜）

呀！這是鄺小姐，怎麼也在這裏？正要尋你。我在賊兵中，親見梅香姐被害了，遺下了包袱在此，交還與你。

飛雲
（哭）

南仲 原來認得這婆子的。

飛雲 這是個醫婆，孩兒用過他爲的。

南仲 如此恰好。就留他在軍中，與你作伴罷！

孟媽
（叩謝）

多謝老爺了。

南仲 你們亂離中途路辛苦，且同去房中將息將息，待我前營察點兵馬去，正是：

『前隊魏貅冲曉色，後車鷲燕雜春聲。』（下）

飛雲
（同孟媽進房）

孟媽媽！奴家那日自服了你藥，身子就好些了。誰想遭了亂離，又在此相會！

孟媽 莫再提起了！說起來話長哩！小姐！你那病兒，梅香姐細細說與我緣故了。

飛雲 甚麼緣故？

孟媽 是畫兒上緣故。

飛雲 （微笑）

孟媽 老身實對你說，果然茂陵有個霍相公，叫做霍都梁的，來請我看病。

飛雲 果然有個霍都梁，是怎麼樣個人兒？

孟媽 （笑）

這是你心坎上第一句話，不知不覺，就在喉嚨裏溜出來了。你說怎麼樣兒麼？他的樣子，就與畫上差不多的呢！（唱）

『文麗士「臥」病榻間，

霍都梁，

美少年，

「與」丹青一樣蓮花面。」

還有一件，你的箋詞，被燕子啣去，到曲江堤上。恰好不東不西，不高不
下，也落在他的面前，是他拾得了。

飛雲 這越發奇得緊。

孟媽 看病時，他曾取出來，教我送還與你，換那錯了的春容。我拿在身邊時，
（哭）那曉得倒是個禍根芽！被那些番兵狗彘的，把我拿住，說與他勾通牽
馬，打甚麼關節。後面費了許多事，纔放手。

飛雲 如此累了媽媽了！霍都梁如今在那廂？

孟媽 那霍秀才，聽得拿了我的時節，他不知嚇得走在那裏去了？（唱）

「詩箋託我通繾綣。

安株連，

無端刑憲，今日「哀」離亂「過」芳顏。——簇御林。

飛雲（唱）

『烏衣羽「倒做」黃雀環，

兩相通，

非偶然。（哭）

「只是」此身飄泊「倒似」尋巢燕。」

孔雀屏何日高堂展？

問天天：

「這」丹青畫手，

真京兆是何年？」——前腔。

孟媽（笑）

只是還有一樁事，不好對你說。

飛雲 又有甚事不好說？

孟媽 那霍秀才，好不風流！與一位平康女娘，叫做華行雲，打得熱不過。這春容

是替他畫的。那華行雲與你一個樣子。你却錯認了頭，做了替你畫的了。

飛雲 怪道我當初看時，見那般喬模喬樣，也就猜道是個烟花中人了。

孟媽 說是說與你。小姐！你不會面的相思，害得不會好；莫又去喫不相干醋，喫壞了身子。（笑下）

兒女沾衣泣淚顏，莫教紅粉墜黃塵；

金籠巧障籠中羽，玉帳深圍畫裏人。

第二十五齣 誤認

佈景

野外荒涼景色。

行雲 （背包裹畫緩行上唱）

『走單絲氣怯，

走單絲氣法，

路途又賒：

雙鷺「兒」挨「不」到——

前村舍。」

呀！此間是興慶池邊。天那！自出了長安城門，走不上幾里路，怎麼又走不動了？（唱）

『且』在草茸中暫歇，

草茸中暫歇。（坐）

霍郎！霍郎！你如今在何處？這亂離中拋閃得奴家獨自在此，好苦呵！（唱）

『就地作陽臺，

「與他」行雲片時節。

嘆烟花命劣，

嘆烟花命劣。

「倘」早早從良，

「少不得」有人攜挈。」——香柳娘。

鮑氏（上唱）

『老眼中淚血，

老眼中淚血。』

飛雲兒你那裏去了？連梅香也失散，不見蹤影。（唱）

『生生把」嬌兒分折。（看天）

叫天不應，

「天也」忒狠絕，

「教」我如何割捨？

我如何割捨？

不如喪荒邱，

免受生離別。（遠看見行雲）

呀！那前面草坡上坐的，分明是女孩兒。（唱）

「你看他在」草茸中坐著，

草茸中坐者（謝天）

明係嬌姿，

謝天周摺。前腔。

行雲（起唱）

「見娘行髮白，

見娘行髮白。

前來拜者，

途間全望相提挈。（拜）

鮑氏 莫拜！莫拜！我的兒！你做小姐人家的，從來怎受的恁般苦楚？虧了你了！

梅香不知在那裏？

行雲 媽媽！你口裏話，奴家都不省得。（唱）

「知甚麼小姐？」

知甚麼小姐？

奴是小家門，

爹媽都沒也。

鮑氏
(吃驚)

怎麼說不是小姐？(細看)

你分明是我飛雲的兒那！

行雲
奴家不是甚麼飛雲。賤姓華，小字行雲，就在曲江邊住。小人家兒女，自幼

亡過父母了。媽媽莫非錯認了人麼？

鮑氏
聽他聲音，果然有些不同。(哭)怎生龐兒這般一樣？(細看)

只多了腮上桃紅這一點兒。(唱)

「靚花容沒別，

靚花容沒別。

「只是」雪暈腮邊，

「有」猩紅一捻。」——前腔。

小娘子！不瞞你說，我就是禮部鄺老爺夫人，與小姐飛雲，一同避難出來。不料被賊兵冲散。（哭）女兒不知那裏去了？見你模樣與他一般，故硬把你做女兒叫。老人家眼睛差池，多得罪了。

〔行雲

原來是位老夫人。失敬！失敬！（拜，背地說）他女兒叫做鄺飛雲。（想）想起來了。那收畫的人，道是飛雲。孟媽媽會說，與奴家模樣，一個印板兒。故此老夫人認差了。（對鮑氏唱）

這相逢詫絕。

這相逢詫絕。

元來錯者，

「俺」牆花難並天香色。」

鮑氏 小娘子，我見你就是見我女兒一般。可一路與我作個伴到家裏時，便做親女

斷認；不知你意下如何？

行雲 多謝老夫人！只怕奴家小人家無此福分。（唱）

『便伏低使得，便伏低使得。』

情願作親枝，

娘兒「們」共疼熱。（再拜）

鮑氏 天漸晚了，我們只得挨着行去。（携手走唱）

『且』往前村住歇，

往前村住歇。』（內吹打，與行雲吃驚）

「你看」人馬喧騰，

「莫又受」亂軍折摧！——前腔。

安道 （冠服領從人上唱）

『天曠黑，

途跋涉，

手捧天宮歸鳳闕。

「看」潸眼流離心黯咽。

路轉林遮，

路轉林遮，

處處殘骸剩血。——憶多嬌。

稟爺！這草坡中有個婦人在此。

安道 與我喚過來。（與鮑氏相見哭）

呀！夫人爲何同女兒在此？

鮑氏 （哭唱）

「從你別，

愁怎說？

烽火連天三兩月，

軍馬荒張「把」嬌兒揪。」

安道 女兒現立着在身邊，怎麼說把嬌兒揪？

鮑氏 這個不是女兒。

安道 不是女兒是誰？

鮑氏 老相公！這是途間遇着的。他姓華，叫做行雲，面貌偶然與孩兒相像。（哭）

孩兒是在興慶池路口，被亂兵冲散。不知那裏去了？

安道 （哭）

如此，却不痛殺我也！（行雲拜，看而又哭）怎生這樣像女兒（指唱）

「你看」月閉花遮，

月閉花遮，

與他形容怎別？」——前腔。

既然如此，就是這女子收養下，認作親生，再去跟尋飛雲罷！

鮑氏 老身正是這般說，他也肯了。相公！你纔去靈武，不多幾日，怎麼就回來

了？（唱）

「我」白首從王，

丹心哽咽。

「在」龍武新軍把纜與展謁。

至尊說，

忙返轍，

「將」郊廟山川，

虔誠禱設。（與鮑氏行雲合唱）

「那知道蕭牆禍烈，

家亡兒又撒！

仔細思量，

總是前生罪孽。——門黑麻。

行雲
（大拜唱）

『飄泊無根，

願爲婢妾。

蒙你深恩，

與親生怎別？』

爹爹！不必憂煩。尋姐姐不見時，作速寫下招子，沿途黏貼。總只在長安城內外，料應不遠。（唱）

『親枝節，

非永訣；

細寫招尋，

沿途黏貼。』（與安道鮑氏合唱）

『那知道蕭牆禍烈，

家亡兒又撒！

仔細思量，

總是前生罪孽。』——前腔。

半落悲聲，咽零魂老妻；

鴛心子規鳥，偏向斷腸啼。

第二十六齣 謁汧

佈景

汧陽城壁。

若水 (戎服率衆兵登城)

漁陽鼙鼓極天來，斗大汧城隴水隈。

准備連牀諸葛弩，胡奴莫放等閒回。

自家奏若水，陞任汧陽，未及數月，忽然遇着安祿山之變。這斯猖獗之勢，所過州郡，勢如破竹。我只得率滿城百姓，登陴固守。且喜人心鼓舞，守具

粗備。須隄防他不意中忽然冲犯，不免在這角椽上誓衆一番，多少是好。你們守城的聽者：如今天兵已至，汧騎將纒。斗大汧城，全隴門戶。凡爲臣子，豈無大馬報主之心？屢此孤危，須效鼠雀自完之計。倘來冲突，切莫張慌。齊下懸籬，暗施毒弩；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待其情歸，疾行追襲。務使巢中燕雀，賀此生成；釜底鯨鯢，殲無噍類。有功員役，叙賞從優；怠玩不前，便宜正法。（衆兵應，吹角吶喊）（唱）

『花封初領，

報軍烽四逼孤城。

好準備羅雀爲餐，

怎教他產竈蛙沈。

五花陣替「下」種花情，

弓上弦鳴單父琴。』——玉交枝。

你們在此，我權下去歇一歇。

秀夫 (拿傘包上)

貂敝悽悽那敢歸？繞枝烏鵲欲何依？

胡塵迎面撲不淨，腥透菱荷遊子衣。

小生自出了長安，幸脫羅網。那知命途多舛，隨處逢凶。途間胡騎充斥，官軍掠擾。幸而身上單食，保得性命還在。一步步已挨到濟陽城下了。望城。原來此處城守甚嚴，未可造次。不免問那梁邊人一聲。

城上大哥！你們縣裏秦爺，可在城上麼？

衆兵 (在城上喝)

你是那廂來的？問秦爺怎麼？

秀夫 勞動你報聲，說有茂陵門生姓霍的，在此謁見。

衆兵 看此人像貌，生得儒儒雅雅。是個斯文中人。與他報一聲無妨。(望後下報)
稟老爺！城下有一個門生，姓霍的，茂陵人，要見老爺。

若水 (上城)

正當雉堞臨戎日，喜遇鱣堂問字人。

快與我繩上來。（垂繩弔秀夫上，揖見）

賢弟！你在長安取應，怎麼忽然來到此間？

秀夫 一言難訴。匆匆中，門生且說個大略，與老師聽罷！（唱）

『歎爲禍本，

畫春容誤入朱門。

香閨中爲此題箋，

啣將來曉幕紅襟。

風聲泄漏到公庭，

爲避羅鉗造狄門。』——前腔。

若水 時間這些話，老夫不知其詳，且同去衙齋細說個明白。且喜你是個文武兼

才。偶然遠陞，老夫凡事可以請教。

飛騎 星火傳軍令，沿途辦草糧。

俺是副元帥賈節度老爺差來的頭站便是。俺老爺後面親統鐵騎，追勦賊兵。發了令箭火牌，差俺從汴陽一帶，直抵隴州，分付沿途州縣，預備糧草。來此是汴陽城下了。

衆兵（在城上架弓箭問）

是甚麼人？

飛騎

莫要放箭！俺是元帥賈老爺差來的頭站，有令箭令牌在此，分付各州縣，速備糧草。後面親統鐵騎五千，追勦賊兵，連夜到此。不可遲誤！

衆兵（接上箭牌）

若水（驗過發下）

果是賈節度頭站。說與他一應糧草俱備下了。——左右！可再問他一聲，賈老爺可是天雄節度使，邢州人麼？

衆兵（問）

飛騎 正是！正是！（加鞭）

一心忙是箭，單騎去如飛。(下)

若水 (對秀夫)

可喜！可喜！賈節度是我同鄉至厚。他來過此，孤城萬萬無憂矣！(唱)

「鶴鶉喜聽軍聲振，

斗大孤城安穩，

「且」回到琴堂「叙」間闊情。——尾聲。

布袍羈馬走西風，劍氣中宵化作虹；

——暫向西橋前線燭，箏聲吹出月明中。

第二十七齣 入幕

佈景

行破。

南仲（戎服率衆軍上唱）

『連營刁斗月如霜，

逃虜窮追沂水陽。

花縣接壺漿，

覓「得」與故人歡暢。』——菊花新。

髮爲提軍白，山從勒馬青；

矛頭炊麥飯，聊見故鄉情。

下官親提鐵騎來至沂陽。幸喜縣令秦若水，何里厚交，設席相留，論心一夜，直至天明。因幕中少個記室，託他訪聘。他說，衙中恰好有個門生，是茂陵秀才，才略兼人，游學到此，正可借重，曾差人去請到軍前。待他來看，果是如何，以便留用。

差官（上）

爲領琴堂命，來過幕府中。（見南仲叩首，拿手本見）

小官是本縣差來的。稟老爺！秦縣官奉老爺鈞令，往城外給散各營糧草去了。昨夜與老爺說的衙中茂陵秀士，分付小人送來相見。現在轅門外，不敢擅入。

兩仲 昨夜擾你爺了！今日不勞來見。我即刻起馬，到十里長亭相會便了。衙中秀才便請進來。

秀夫 (儒服上唱)

『誇胡早已獻長楊，』

又借吹噓作孔璋。

投筆佩干將，

『好』長揖元戎高帳。』——前腔。

小生聞關辛苦，幸到汧陽。又蒙秦老師薦入節度賈公幕中，着人來請相見。我想那樁事，不知怎樣結局？前日聽得那些人，還要到官行原籍拿我，故此昨日與秦老師說，對賈公言及，千萬不可道我姓名。今日相會，倘然問我籍

貫姓氏，也要打點應他纔是。（想）只是更改，便無忌諱了。也罷！就改作

卞無忌罷！（進見作。）

南仲（見而喜）

秀夫 願生久仰威名，未申展謁。今趨虎帳，殊過龍門。

南仲 先生才略，秦令備言。今日傾蓋相逢，名下果無虛士。還要請教高姓大名，

秀夫 小生卞無忌，久困諸生，有懷投筆。止能因人成事，但恐獎借逾倫。

南仲 卞先生，觀君品格，不比庸流。只是過屈鳳鸞，暫棲荆棘，鄙心不安了。先

生！你聽我道來！（唱）

「髮指心傷，

一飯君恩老不忘。

手掃銅駝荆棘，

駝豕搥槍，

歸報明光。（指秀夫）

「你」匣中虹氣指天狼，

盾頭墨草推飛將。

如此英良，

「真」是中原驕鳳，

怎教疎網？——駐馬廳。

先生！如今安賊雖遁長安，又窺隴右。下官手提鐵騎，不滿五千。以寡勝多，計將安出？

秀夫

小生愚見，賊奴勢雖擴驚，類實犬羊。明公但須扼住隴州，堅壁持重。看那祿山兇殘老悖，久失衆心。卽其藥子義兒，亦懷怨望。莫若寫下密檄，納入蠟丸，卽遣腹心，傳示慶緒。許以圖父自贖，論賞酬功。此輩狼子野心，定然鼻鬣相食。有此一紙，殊賢高師。收復河湟，迎回大駕，真不世之功也。

惟明公三思。

南仲

（作揖）

承示良謀，令人佩服。君才磊落，遠過孔璋，這道檄文，便要煩勞大筆。

秀夫 待小生代勞。（取紙筆硯寫，寫完念唱）

『天祚皇唐，

日月山河帝澤長。

敢爾怒舒螳臂，

飽學鷹飛，

「何不」直證羊攘？

黃能入水禹謨昌，

樂羊食子中山相。

鐵券金章，

指三光爲證，

盟言不爽。』——前腔。

南仲 （接看）

辦 予 筵 入 幕

檄文甚妙。差心腹之人，密遞與這賊子便了！仗先生妙策，若得功成，老夫自當疏聞，奏請大用。如今你在前營，便于朝夕請教。——叫旗牌官！快撥供應人役等項，往前營伺候下參軍，不可疎怠！

旗牌
得令了！

一紙勝過十萬師，流陽擊鼓歸綠悲。

秋風太白旗高處，錦血淋漓挂月支。

第二十八齣

閻憶

佈景

廳堂陳設。

鮑氏
(上唱)

『不與雁同歸，

我發兒知他怎的？」

行雲
(唱)

「門戶砧聲，

露塔蟲語，

件件無非摧人愁具；

怎又與愁人相對？」——十二時。(拜)

鮑氏
(唱)

「白髮星星鏡裡生，

那堪添上別離情！

夜來幾陣梧桐雨，

不堪聽！

行雲
(唱)

「菱花塵積不分明，

齋 子 茲 國 信

待畫眉兒又不成。

誰與輕羅揮小扇，

撲流螢？——難破浣溪紗。

鮑氏

我從經亂後，老病轉添。賴得你相聚一頭，朝夕侍奉。只是飛雲女兒，自分散後，四處訪尋，再無踪跡。（哭）你看秋氣漸深，窗風颯颯，好不淒楚！他此時不知流落何方？教我如何放心得下！

行雲

母親！前日賊兵擾攘，也沒多時，就安靜了。聽得說，領兵節度禁諭甚嚴，散失子女，親身察問姐姐此身定有下落，母親且請寬心。

鮑氏

（唱）

『澹慘慘芙蓉霜悴，

冷蕭蕭芭蕉風碎，

聒刺刺疎櫺紙鳴，

一陣陣天外鷓鴣至。

「憶」嬌癡

當年正授衣。

「這」物在人亡，，

還向空箱裏。

「那禁」月上梧桐，

又砧聲鼓起？

淒其！

「掃不淨」香闌落燕泥。

傷悲！

「挽不斷」雕窗挂網絲。——山坡羊

行雲
(背言)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

我母親只知道他的心事；怎麼知道奴家，也不是個沒心事的人？(唱)

『亂蕩蕩笳聲如沸，

虛飄飄楊花無蒂，

迫忙忙萍水相逢，

親切切蘭玉相依倚。

「最」慘淒，

霜寒烏夜啼！

紅焰燄花，

「怎」照着孤衾睡？

怕藝爐香，

也懶描眉翠。

「這」腰圍。

黃花瘦一枝。

飯依，

「把『曇花禮六時』前腔。」（鮑氏下，弔場）

母親進去安歇了。只是前日途中，慌慌亂亂的，這軸大士像，收在包袱裏，

不知怎樣？不免取出展掛展掛。（取畫掛）

且喜不會損傷。（對畫傷感拜跪唱）

「展光音參悽

淚珠兒甘露垂。

「那」焚香說誓人何。？」

知他如今怎的？

相逢在幾時？」

這一炷香！（唱）

「保佑他無災疾。」（起立）

霍郎的文字，也在包裹裏，還要與他再檢點明白纔是。（檢稿）

且喜文稿與場中文字，俱不曾遺失。（哭唱）

『看「這」些手跡與文辭。』

不絲人不肝腸碎！——五園花。

天色晚了，不免收入進房去罷！（抱畫文。）正是：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下）

露冷蓮房泣粉紅，五陵無地起秋風；

欲知別後相思處，多在梧桐夜雨中。

第二十九齣 刺奸

佈景

營門外情形，及中營臥帳。嶽山睡熟。

巡軍甲乙（鳴鑼上）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雁南翔；

隴頭流水關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

巡軍乙

自家安大王張前巡軍的便是。夥計！這樣霜風颯颯，大王此時，羊羔美酒，揠着如花似玉的，好的快活！苦着我們，捱着這些淒淒冷冷。如今將近三更，寮點都過去了。先問沽一壺在此處，消繳了罷！

巡軍甲

不瞞你說，我平日喫不慣啞酒的。你唱一個曲兒，與我下酒方好。

巡軍乙

唱甚麼好？

巡軍甲

但憑！但憑！出口就是好的。

巡軍乙

（唱粉紅蓮）

巡軍甲

（笑，對飲）

巡軍乙

禮無不答，你也要唱一個兒還席。

巡軍甲

不瞞老兄說，我日前打戲臺下過，在那裏唱甚麼搗心。

巡軍乙

想必是蘇秦。

巡軍乙 是蘇秦！蘇秦，被我偷了幾句在肚子裏，今日放他一放。你打板，待我出

醜。

巡軍乙 好！好！（手打板）

巡軍。（起坐做手勢唱）

「思憶公姑，

就把山茶比我夫。

我夫有志登雲路，

衣錦光門戶。

嚟！伯伯與兒夫，

本是同胞共母。

一樣孩兒，

兩樣真承，

分甚麼貧和富？

富者何親貧者疎？」

巡軍乙（笑，共飲醉倒）

豬兒（同差官上唱）

「星光燦，

月色收；（悄行）

悄步行來，

「在」營角樓。」

自家李兒豬便是。因賈元帥有蠟丸檄到，俺奉小將軍命，同着差官，往中營內刺那老賊。差官！此是營門角樓邊了。（向內聽，打三更，唱）

「聽」譙樓轉更籌；（前看二巡軍睡）

「呼」若雷吼。」（與差官說）

此臊羯狗命該盡了。待我跳進鹿角去，你可在這廂悄悄等候。若刺殺了老賊時，我便從此處拋下首級來，你可接去報功。（對天掉唱）

「望天「天」證佑。(看刀)」

伏三尺龍泉，

掃除塵垢。

肯做畫虎無成，

反落他人後？(跳進)

踰垣入，

匕首投，

「這」羯奴頭在吾手。」——孝順歌。(入場內)

差官 (唱)

「你看他」翻身入，

不轉頭，

賊奴此時命合你。

一紙敕書投，

「把」機關早成就。」

豬兒（上叫）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差官！差官！賊奴已手刃了，首級在此。（拋下）

差官（接首級）

頭已在此。只是怎麼辦得是老賊的首級，卻沒憑據。

豬兒（唱）

「伊須認刮，

看御賜金錢，

緊拴腦後。

若非拚死損軀，

怎報皇恩厚？」

老賊平日把御賜貴妃娘娘的洗兒錢，嘗緊懷在胸口。被我取來，拴在髮上，此就是憑據了。你可趁此月色朦朧，星馳到隴州，報賈元帥去。我就在營中

放起火來，待他們衆兵驚散便了。

差官 理會得！（取首級入囊唱）

『乘月色度隴頭。』

元帥！元！帥！（唱）

『這奇功出人右。前腔。』

正是：『一騎紅塵妃子哭，無人知是祿山頭。』（加鞭下）

猪兒（吹哨）

中營火起了，你們如何不救火，在此睡覺？

巡軍甲乙（驚醒跌仆）

不好了！不好了！如何中營起這樣大火？列位！大家齊起來，去救救火。

（下）

箱音篤篤不流，龍景已新月支頭；

這谷一袋天顏喜，騰門高懸都細侯。

第二十齣 平胡

佈景

〔中情形。〕

秀夫 (上唱)

「牙旗閃閃曳秋雲，

吹角後六軍齊靜。

西飛一雁報歸聲，

巫山望斷聞人信。」——紫蘇丸。

「小橋流水一籬花，

路轉些兒是那家？

絲絲縷縷縮春紗。

「方勝同心曾共結，

羅子筵 平胡

如今要見隔天涯。

夢中壁阮與分茶。』——浣溪紗。

小生自從入幕以來，深蒙節度賈公推誠投契，一見傾心。暫草陳琳之檄文，旋入山濤之啓事。棄儒投筆，甚愜胸懷；變姓更名，幸無知覺。但只長安亂後，不知華行雲家中可尙平安？每入夢魂，絕無消息。就是那鄺家小姐，箋兒雖收在此，人兒知在那廂？只有一付相思，卻被兩邊相嵌。你看黃花寂寂，落葉蕭蕭；幕府并梧，清閒如水，好生悶人也！（唱）

『自那日秦樓分鏡，

虛飄飄隻羽身。

早是長途跋涉，

胡騎瀟陵，

黑貂裘皆破損。

「你」聽隴水流聲，

關山秋冷。

征人飲馬，

少婦敲砧，

大刀鏢共月明。

幸埋名投筆，

幸埋名投筆。

軍書草盾。

待功成，

未裏元老三分策，

先報佳人一紙音。』——江頭金桂。

南仲
(率衆人上唱)

『蠟書飛去劍功成，

報鼻獍果然相併。

龜子龜 平西

蓮花幕裏運籌人，

何妨硬作東床倩？——紫蘇丸。（與秀夫相見對揖）

卞先生！今早有飛報到來。果然蠟書到彼，孽種生心。安慶緒暗地裏遣心腹人李猪兒，刺殺祿山那厮。差官已獻過首級了！幸喜大慙已除，餘氛可掃。真個；唾手而奠兩京，除兇以報千古。如此凱績，深藉幕籌。今日權在軍中，拜先生爲行營；參軍之職。已飛章表奏，不久又當擢用。——左右！取冠帶過來。

衆人（取冠帶與秀夫換）

秀夫（拜謝南仲）

此是朝廷洪福天齊，明公威名雷動，遂使羯奴自噬，麟閣勛高。草野何功，敢蒙優錄？

南仲說那裏話？（唱）

『全藉你傲詞嚴整』

早先聲懾虜魂。

遂使胡雛革面，

狼子回心，

把元兇成手刃。

「從」此盡掃羯腥，

神京安枕；

「好把」探囊發策，

聚米論兵，

奇功一一「達」聖明。」（背說）

我看下生，文武兼通，才貌並絕，不免就把鄺家女兒招贅他。就日後鄺年兄見有如此佳婿，斷不怪我擅專。（回身）

還有一言相告。老夫有一小女，隨在軍中，年已及笄，尙未擇婿；敢操箕帚，謬倚葦葭。老夫殊媿冰清，足下堪當玉潤。覲面相訂，不用傍媒；明日

吉辰，就行合巹。(唱)

『料飛章行在，

料飛章行在，

重瞳歡慶。

訝給音，

麒麟未宴功臣闕，

孔雀先開淑女屏。』——江頭金桂

秀夫 誼感斷金，慚深倚玉。只是小生曾與曲江女子，舊有姻盟。怎好頓改初心，

辜彼夙約？

南仲 足下向來未曾說有家室。這分明推託，令老夫無面孔了！

秀夫 果是有。那女子現在曲江，怎敢推託？

南仲 我想長安亂後，此女存亡，也未知何如？日後就妨得迎來，老夫今日說過，

小女情願與他不論大小，一樣相稱便了。

秀夫 待小生再躊躇，躊躇。

南仲 不必躊躇。——叫左右分付軍中，明日辦鼓樂酒筵，叫僮相伺候行禮便了。

正是：『威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

秀夫 （揖謝，南仲下）（弔場）

這卻怎生處？本待不應承這件事，恐辜負了賈公一片提挈大恩。待應承了，只是舊日這些盟誓，怎麼抹得過？況且拳行雲、鄭飛雲兩朵雲頭兒，見面與那不見面的，都想着我一個身上，教我也難做人。（唱）

『紅綫業債，兩處字縮緊。

丹青詞句，

打疊爲媒訂。

那禁香熱佛閣，

燕遜閨情。

一副相思，

燕 子 籠 平 胡

分頭關領，

他每離合知怎生？」

『雙雲兩袖分，

雙星別浦明。

油幕金屏，

不容推遜，

將心問心真簿倖！』——攤破金子令——淘金令頭。

只是「一樣相稱」這四個字，說得中聽。他說定了日後相逢，就照依四個字

兒行罷！（唱）

『盟已成，

言可聽。

他日若完成，

花冠翠翹都斷領。

鶴是比自行，

交飛一陣，

還有個未見面文鴛難合頸。

懊恨幾筆丹青，

被老藏裝工送錯，

勾惹起許多情！』——錦法經。

年少辭家送冠軍，金鑲寶劍去遶勳；

那知連發那連箭，又夢巫山一片雲。

第三十一齣 勸合

佈景

客堂陳設。

請于庭 勸合

孟媽

(上)

背敲金鼓鞞鞞，足帶魚乾馥馥馨。

老身幸蒙賈老爺留在軍中，與小姐做伴，因此性命得活。真是受恩深處便爲家了。近日賈老爺要酈小姐招贅卞參軍，小姐心上不從；分付老身細細勸解，說那參軍才貌無雙，與小姐十分厮稱，叫他不必推阻。我想連小姐性命，也是賈老爺救答的。不然，亂軍中如今不知甚麼下落了！一片好心，何必苦苦執拗？不免請他出來，着實勸一勸，多少是好！——小姐！有請！

雲飛

(上唱)

「愁蹙雙蛾，

淚雨開；

黃花籬落，

懶得去妝描黛螺，

怕聽說屏張金雀——金葉蕉。

隴水秋深日，城高起暮砧；

淚來惟有臉，愁至不知心。

媽媽！你喚我出來，有何話說？

孟媽

老身沒別的話，是賈老爺分付我，叫細細說與小姐。他道軍中只有小姐一身在此，他嘗要各營察點，照管不便；鄧老爺急忙又不知下落。如今只得從權，有一位卞參軍，年貌斯稱，文武全才，意思將他入贅。昨日與小姐說，你未曾承應。叫老身勸你，成就了罷！

飛雲

（哭）

媽媽！奴家一身漂泊，感荷賈公收養再生。他的言語，豈敢執拗？只是我至親爹娘，不知散失何所；那有這般閒心，招贅夫婿？況且六禮未成，又無媒妁，因此心上未免躊躇。

孟媽

小姐！此是百年好事，不消躊躇得的了。賈老爺也說來，他與老相公如同胞兄弟，看待小姐，就是自己親生一般，因為女婿甚佳，不可錯此機會；斷無

飛雲 (唱)
誤你終身大事之理。他一方主張，也就是媒約了。小姐你依老身說，從了罷！

『值亂離，

』遭兵火

孤單恁折磨。

收留存活，

「此」德非小可；

比並胞生，

委無差錯。

迫忙地擇婚姻，

敢推託？

「這是」嫡親骨血無一個，

「那些」冥雁周堂，

殺羊媒妁？」——五更轉。

媽媽！既如此說，也只得憑在賈老爺主張罷！

孟媽 如此甚好！老身就回覆賈老爺去。只是老身是個殘疾人，又是單身，明日合卷之夕，不便進來。到後日看你罷！

好將織女停梭信，報與吳剛執斧人。（下）

飛雲

孟媽媽去了；只是奴家心事，一則不忍背着爹媽，自行婚配；二則那軸春容上的人兒，從今也要割斷了，再無相見之期。只是姻緣既註定在這廂，如何那幅畫錯在奴家處？奴家題的箋，怎麼燕子又啣與霍郎？有此兩樁奇事，如今都成畫餅，不免取畫來再看一看！（取畫看傷感唱）

「春容忒地訛，

評度都成錯，

「沒」結果。

丹青收藏他怎麼？

詞箋燕子空啣卻，

縱落去他邊着甚科？

「從此後」虎頭妙染成高閣。」

霍生！霍生！（唱）

「若要相逢，

「除非」來生還可！」——梧桐樹犯。

春容！春容！奴家今日與你別過，再不得展玩了！（傷感下）

一信丹青證，無端心事傳；

今生緣已盡，願結再生緣。

第三十二齣 招婿

佈景

喜字陳設。

院子 (上)

屏開金孔雀，掩隱約芙蓉；
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

今日良辰吉日，小姐與下參軍成親，各色俱停當了，請老爺出來！

南仲 (吉服上唱)

『金茄鐵馬淨胡天，

燕喜堂前，

雀射屏間。

張齡有女似嬋娟，

琥珀輪邊，

鵲駕橋邊。』一剪梅。

南山佳氣鬱葱葱，喜酒雙斟琥珀紅。

不是閩人看射雉，還堪女壻近乘龍。

左右！吉時已到，喚僮相快來贊禮，小姐與卜參軍成親。只是還有一件，今日是個吉期，分付那醫婆，他是單身，又是個殘疾人，權且迴避迴避。

（從人應，照常吹打，僮相出見，向場口念詩請）

秀夫（唱）

『春秋無夢到門關，

舊賦巫山，

新畫眉山，

飛雲（唱）

『恩深猶念舊椿萱，

課問金錢，

絲絳金。』——前腔。（僮相照常贊禮遞酒）

南仲（唱）

『秋深郭杜』

霜清灑漉。

酒近南山杯獻。

風聲鶴唳。

威伸萬里胡天。

「全仗你」嚇蠻書草。

破虜功成。

一紙「勝」貔貅戰。

今日鵲橋「高」駕處。

宴神仙。

「那」玉女明星照綺筵。〔與衆人秀夫飛雲合唱〕

蘭心結。

絲羅串。

遊子筵 招婿

青油幕裏「把」紅絲綰。

盜日吉，

湊天緣。『——梁州序。

秀夫
(唱)

『杜陵花麗，

藍田日煖，

仙掌霞開一片；

丈人峯豔，

嗟峨塞外祁連。

「白媿我」人非簫史，

才乏隨琳，

冒濫東牀選。

念巫山雲斷處，

夢空懸。

「那」紫燕無緣合錦箋。（與南仲飛雲合唱）

蘭心結，

絲羅串，

青油幕裏「把」紅絲緒；

逢日吉，

湊天緣。」——前腔。

飛雲
（唱）

『憶青閨嬌小相憐，

合紅鸞燈前腴膜。

對天涯花燭，

紅淚偷彈，

「好似」鄰窠燕子，

燕子窠，招婿

別浦鴛鴦，

「把」屏翠生生展。

「想」畫中人少俊，

隔湘川。

鳥雀空啼紫玉烟。（與南仲秀夫合唱）

蘭心結，

絲蘿串，

青油幕裏「把」紅絲綰；

逢日吉，

湊天緣。』——前腔。

衆人（唱）

『錦堂中銀蠟光妍，

繡房內芙蓉褥軟。

趁良辰美景，

合盃傳？

「你看」一雙盃，

並蒂名花，

綵鳳傳無忝；

赤繩盟已定，

遂心田。

願祝靈椿壽八千。（全體合唱）

蘭心結，

絲羅串，

青油幕裏「把」紅絲綰，

逢吉日，

湊天緣。」——前腔。

子 招 婚

南仲 送入洞房！

（衆鼓樂合唱蘭心結五句送）（下）

秀夫 （燈下見飛雲唱）

『燈前見婉孌，

態珊珊，

與巫山麗質人無辨。』

呀！分明是雲娘。（問）

小姐莫非是華……（止聲轉身）

不可造次。豈有雲娘在此間的理？若是他，不該如此害羞起來？只是怎生

像？（再細看）

險些險些認錯了！雲娘腮上有桃花一瓣的，這卻沒有。（唱）

腮渦畔，

淚堂邊，

繪詳看，

原來缺却桃花點。

不然「便」認做離魂倩。」

我記得那醫婆說，鄺府小姐與雲娘一樣。那曉得又添上這位賈小姐，是第三個了！（唱）

「女中」仲尼陽貨「怎」恁般多？

「叫我」眼睛打蕩心迷亂。」——節節高。

飛雲（背看秀夫唱）

「郎君似舊有緣，

悄悄看，

畫圖早識春風面。」

這卜郎似日日會熟的一般。（想）是了！那畫中着紅衫的，像他不過。（唱）
「只是那人」都梁喚，

系那連，

殊非下。

人中畫與畫中人，

伯諧故伯真難辨。

天邊遙聽一聲鴻，

梁間怕見雙飛燕。』——前腔。

秀夫 夜深了，小姐！我與你就枕罷！（與飛雲合唱）

『雙星牛女秋河現，

「且」歇却輕羅小扇，

「又是」此處行雲第一番。』——尾聲。

花燭香油暮蕊輝，燈前相見是耶非？

虛家少婦樓金屋。不是行雲舊舞衣。

第二十三齣

放榜

佈景

貢院門首，榜亭一座。提塘年五十餘歲。

提塘（帶衆人上唱）

「提塘歷辦，

送樞庭邸報多年。

衙門辛苦乞恩憐，

「許」春闈試，

獨傳宣；

誰人敢大膽來攔賺？」——六么令。

自家提塘官便是，因在樞府效勞多年，蒙樞密老爺，賞俺今年科場專走官報。只可恨這些教門人，平白地年年前來打奪。孩子們！你們可隨我站在這

坡臺上，挨着榜棚，各辦器械。但有來搶奪的，莫讓過他，就與我着實狠打一場。做出事來，自我擔當。

衆人（應）

衆教門（上唱）

「人強馬健，

這回們個個爭先。（見提塘指）

提塘官莫「與」鬧爭喧；

遠地裏，

略偷看，

「將」紙條兒插在氈畔。」——前腔。

夥計！你看提塘官站在那廂，做那般一個張智。你們不消近了榜。廝打廝打，是打他不過的，只須遠遠標在這裏。候榜一展開，便抄了紙條，竟上馬去，先搶報了狀元便了。你聽吹打聲近，是榜來了。

押榜（與背榜鼓樂上唱）

「晴薰春殿，

晴薰春殿。

自天題遣，

卿雲高現。

日射榜頭金燦，

「看」龍鱗尺五開，

爐香不遠。

仙仗內聽臚傳，

仙仗內聽臚傳。』——神伏兒。（桌上收榜）

某教門（抱起高看，抄名姓）

第一甲第一名，解子信，陝西扶風人。原來狀元是扶風人，就好去扶風會館中報去。（把紙條插入囊中，同衆教門下）

提塘 (抄寫念)

第一甲第一名，鮮子信，陝西扶風人。孩子們！錄條在此。

衆人 (接下)

押榜 (待挂榜畢，與背榜等鼓吹下唱)

『南宮策選，

南宮策選，

「把」恩榮開宴。

重腫御覽，

榜下齊聲歡忭。

人人慶太平，

太平重見。

覆御旨報龍顏，

覆御旨報龍顏。』——前腔。(下)

黃金榜榜終河限，白玉仙與紫雲來。

橫汾晏館歌鐘極，歌舞年年聖壽杯。

第三十四齣

轟報

佈景

扶風會館門首。

鮮于（上唱）

『掛榜出了示條，

今朝日子甚好。

如何等得日頭高，

到如今沒音耗？

多應是不濟了。』——風蟬兒。

鮮于 鏡 轟報

自家因兵馬擾亂，離了姚家店舊寓，移扶風會館來。聞禮部出過告示，說今日五更頭出榜。怎麼此時還沒有影兒？你聽這樹上喜鵲兒，叫得好不有意思。（唱）

「晨館鵲聲嘈，

望春闈消息，

目斷雲霄。

機謀使盡，

「怎」賺不得一領宮袍？

心中轉焦！」

我爲着幹那一節事呵！（唱）

「腰纏中花盡財和寶。

怎麼一毫響動也沒有是了，我這事忒欺心，恐怕老天決不肯成就我。（唱）

「只」恐怕天理分明，

難容我李代儼桃。』——泣顏回。

衆教門（奔上唱）

『驟馬過平橋，

「這所在」是扶風會館，

來報英豪。』

鮮于（上迤）

衆教門 我們先報解相公的。

鮮于 原來你們是報鮮相公的，我中在那裏？

衆教門 相公！你中高着哩！快寫些！快寫些！要寫一千兩。（唱）

『「你」名魁金榜，

須黃金百鎰酬勞。』（鮮于寫，在鬢上取小帖與鮮于）

鮮于（看小帖念）

第一 第一名解子信，陝西扶風人。（向衆教門叱）狀元是解子信，與我何

干？你們怎麼來誑報我？（唱）

『攤開紙條，

「把」解狀元，

「怎」陰錯陽差報？」

我曉得，是一班光棍，來詐騙我的。可惡！可惡！

衆教門 可惡！可惡！你纔問自家公然認做解狀元的。

薛子 你們見鬼，誰認做解狀元？

衆教門 是了！是了！是官報上一黨的，串你這狗頭。誰做狀元，製出我們錄條看

過，私自搶先報去，叫我們一場空。你們明是光棍，倒罵我們是光棍。（斷

打唱）

『饒伊有俐齒伶牙，

打教你折背垂腰。』——前腔。（攢打薛子倒地）

夥計！不要廝打，快去再尋解狀元報去未遲。（又要打，薛子叩頭，指着）

當權不肯行方便，爲報頭名空手回。(下)

鮮于
(臥地上發哼聲)

提塘
(同衆人上)

報狀元信的，狀元是鮮于相公(唱)

『鮮于榜首標，

鮮于榜首標，

特地來傳報。』見鮮于伏地)

鮮于
(昂身起看)

列位老爺；打發了，再使不得的。我鮮于信：(唱)

『喫殼老尊拳，

免勞再弄虛頭圈套也，

我也無消繳。』

提塘
原來就是鮮于相公。相公！狀元實是你，怎麼這樣嘴臉？請起來，快寫賞票

一千兩。

鮮子 (立起搖手唱)

狀元名姓我知道。」

你們要我怎麼？狀元叫做解子信。

提瑯 那有此理？明明是鮮子信，甚麼解子信；

鮮子 (叫苦跌地唱)

「是甚麼前生孽報，

胡纏亂扯不開交。」——撲燈蛾。

衆人 (吹打捧冠帶上唱)

「瓊林春宴高，

瓊林春宴高

等待頭名到。

小的們叩頭，是迎鮮子狀元爺赴瓊林宴的？

提塘 何如？何如；怎麼你苦苦不信？

〔解子（笑，換冠帶唱）

『這場事好笑，

怎生齊到「着」災星福曜也。』

哎！啲！哎！啲！（唱）

『打得「我」渾身苦惱，

宮袍穿得不風標。』

你們不曉得，不是我不信；時間有一班來報狀元，及至打開紙條，却是解子信。我罵他幾句，那班狗頭，反把我肥打了一頓。

衆人 榜上並沒有甚麼解子信。是了！定是那積年搶報的教門中人，遠望見搶錯了，把尊名解子信三個字，差做解子信了。

〔解子 這也有理；是我活晦氣。（唱）

『怎生把「解子信三個字」兒「差用。」（頓足）

這班狗頭，叫你把一個簇新的狀元，打得這樣溜躑折脚的，明日到我老爺手

裏來：（唱）

「把你」鼻梁骨打蹋不輕饒。——前腔。

漏泄春光與柳條，燈花送喜鵲聲高；

公道世間惟此物，狀元身上不曾饒。

第三十五齣 箋合

佈景

洞房。

飛箋（上唱）

「玉簫吹起乘鸞月，」

鍾史綵雲情乍切，

心事難詳說。

想到自家根節，

秋至也：

兀自個春鵲啼血。』——真珠馬。

「秋露清，

秋月明，

會合牽牛織女星；

倚樓無限情！

「笑幾聲，

嘆幾聲，歡處那知愁暗生？

他家展雀屏。——長相思。

奴家自蒙賈公收養，看若親生，又爲我擇得佳婿。只是不在爹媽膝前，合香

之夕，終是淒涼！今日只得勉強向妝臺梳洗則個（梳頭唱）。

『臺鏡瞥，

這幾日眉痕轉消瘦些，

繡幃風輕還害怯。』

奴家細看卞郎面貌，宛然是畫上郎君；只是那人姓霍，卻不姓卞！（唱）

『檀郎詳覷，

分明畫裏人兒。

怎名姓，如何只恁別？』

我欲將舊日家門明白說與他；只是纔做夫妻，說話尙有些害怯。（唱）

『「他」那知道東牀權借？

這枝節，

且待歇洽些時，

從容細說。』——二郎神。

秀夫
(上唱)

『文鴛雙枕秋半熟，

陽臺魂夢剛接，

被鷓鴣窗前翻巧舌，

驚醒後餘香猶惹。』

小生細看新娘子面貌，宛然真華行雲無二。昨夜燈下，險些錯叫出來了。天

下有這樣相像的！(唱)

『不是「猩紅驗別，

直認做舊人風月。』

會記得那醫婆說道：「酈府小姐也像雲娘？」只怕就像，也只是略略帶幾分

兒。那裏有賈小姐這般一色分辨不出的？(唱)

『還臆測，

「不知那「咏箋」的可」有這般顏色？」——集賢賓。

燕 子 歸 集 合

娘子！你在此梳洗了！

孟媽
(唱)

未喫殺羊酒飯，先過描鳳妝臺。昨夜小姐成親，老身原說過的，是個單身，又有殘疾，故此回避，不會到洞房裏去。聽說招贅這位下參軍。果是人物齊整，郎才女貌，一雙兩美，賈老爺心上甚是喜歡。今日想無妨礙了，不免到小姐房中，看看則個！(唱)

「迴鵲駕，
避果車，

向香奩道喜叶。」(進房見秀夫大驚叫)

你是霍相公，好沒道理！這是小姐洞房裏，你怎麼擅自撞將進來？在此勾勾答答的，成甚麼規矩？倘那下參軍見了，不大穩便！(推秀夫)

秀夫
(笑)

孟媽
不是冤家對，快出去！快出去！(唱)

「霍家郎怎到妝臺者？」

飛雲
（吃驚）

媽媽！這就是下參軍，怎麼叫他霍相公？

孟媽
小姐！我老身認得不差的。這就是霍都梁，請我看過病的。（指秀夫）
相公！我爲了你一幅詩箋，喫了許多苦，你還不曉得！（唱）

「爲伊家受盡多磨折。」

飛雲
這也奇了！既是霍郎，如何又姓下？

秀夫
（笑）

小生果是霍都梁。改這名姓，有個緣故，待慢慢說。

飛雲
我不信！若是霍都梁，媽媽，是你說的，奴家有一幅詞箋，燕子啣去的，是他拾得，如今在那裏？

秀夫
（取箋）

小生收的詩箋一幅，果是燕子啣來的。却是那麗飛雲題的，與娘子無干。

(取錢出看唱)

『請驗閱!』

小生爲鄺小姐呵!(唱)

『詞箋一紙，

心坎上「自」溫貼。』——簇御林。

飛雲 (喜笑)

孟媽 霍相公，你又在做夢。這就是鄺小姐，叫做飛雲。那裏又有一個鄺小姐？

秀夫 他是賈老爺小姐，怎麼平空姓起鄺來？

飛雲 (笑)

媽媽！你細細說與他罷！

孟媽 (唱)

『爲着「軍聲沸，

道路賒，

「他」女和娘相閃撇。

鄺飛雲收養「在」元成舍，

似嬌生一例無差別。」

秀夫 啐！我真個做夢了！原來娘子是賈公抱養的。活活的一個鄺飛雲在此，却怎麼還把你來朝思暮想？娘子！只是小生有一軸春容畫，錯送到你處，如今可留得在麼？

飛雲 （取春容看唱）

「也」請驗閱。

春容一軸，

緊在繡牀貼？」——前腔。

只是這改名姓的緣故，請郎君細細與奴家說一遍。

秀夫 待小生從頭說來，實不瞞娘子：（唱）

「這軸畫呵！」

爲華女行雲而寫，
被裝工潦倒，

誤送尊舍。

曲江小燕語周遮，

「見」綵箋飄下如紅葉。

詞中意味，

「知」香閨拾得。

「那知」飛雲名字——

是何闕闕，

「似」水中撈摸天邊月。——皂羅袍。

飛雲 這却是前半截話。奴家只是不明你改作姓下的緣故。

秀夫 待我再說來。（唱）

「臥病懨懨旅舍，

延「這」女醫診視，

傳與根節。

天孫擬渡鵲橋車，

冰人「會」許向盤橋說。」

小生託這媽媽，把詞箋送還小姐，換那春容去。(唱)

『「那料」屬垣有耳，

風聲瀟泄。』

那些兵番們扭作打點。(唱)

『幾遭羅網，

更名易轍。

「那知」東牀到底稱嬌客？」——前腔。

娘子！你也把題箋的事情，說與小生知道。

飛雲 (唱)

『正詫深閨隔絕，

是幾曾瞥見，

這般描寫！

「那知」行雲女貌不爭些，

陽臺賒與同歡悅。

燕來妝次，

啣箋去也；

曲江堤上，

君親檢得。（與秀夫相拜合唱）

「從今後」兩情一倍添疼熱。」——前腔。

孟媽

（唱）

『兩地風光漏泄，

這花紅羊酒，

「與」燕子分些。(指飛雲)

「你」離魂擲果傍香車。(指秀夫)

「他險些」冶長未娶先繚繞。

兩廂行雨，

一雙闌月；

並頭菡萏，

俱飛蛟蝶，

「巧」丹青合種「下」風流業。」——前腔。

秀夫
(背唱)

「這」像畫的人兒入手也，

「那」畫像的人兒知他何住歇，

只怕巫峽行雲又把「我」夢兒惹。」——尾聲。

娘子！媽媽！你在洞房那廂，且不要說出我是霍相公，還喚作下參軍，纔穩

子 龜 龜 合
便。

孟媽
理會得！

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
紅粉樓中應記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第三十六齣 辨奸

佈景

客應陳設。

安道
(上唱)

「天門日射榜高懸，
一點當頭御筆鮮。
桃李競爭妍，

更有一枝特冠。』——菊花新。

蓬萊正殿壓雲鼈，紅日初生碧海濤；

開着五門遙北望，赭黃新帕御牀向。

下官今科忝知貢舉，品題諸卷，幸皆精當，久已進呈。近因逆虜就誅，武功克奏，靈武登極，重見太平，因此補唱傳臚，竣吃盛典。昨日榜已發了。舊規榜首今早便該來謁見。——左右！新狀元門生鮮子爺來見時，卽與通報。

鮮子
(冠帶衆引上唱)

『五花驄馬踏蓮錢，

贏得人人喚狀元。

命裏合登仙，

平白「把」宮花馬鬃。』——前腔。

命裏有時終是有，得到手時莫放手；

狀元歸去馬如飛，被我把宮袍角翦一縷。

鮮子 鑿 辨 奸

那裏說起？我鮮子信幹着那樁事，只指望榜上搭一個名字，也就發了。誰知道一搶了頭一名！樂極！樂極！我如今歲歲蕪蕪不得的，倒要裝一個大模樣，免得生人疑惑。（搖擺）

左右！今日要參見主考鄺老爺了。

雜役 是！已到了座主鄺老爺門上。（遞帖）

門官 （接帖）

舊規，頭一次見座主老爺，管家長班我們門上都有禮的。稟聲老爺，照常見賜。（雜役稟）

鮮子 （慢慢說）

叫走館的，你說與他們知道。今科狀元老爺，是真才實料的，與別的不同。就不是鄺老爺，別人也會取中。待我到了任後，連中堂老爺的人，一起賞他些罷！

門官 賞些罷！賞些罷！（背語）入你家怪娘噪子，那裏有這樣不知事，在座主門

上裝大頭鬼的！怎奈老爺分付過就要傳，只得與他傳罷！（傳請）

鮮于
（進見安道弄）

門生不才，蒙老師首錄；只恐菲劣，有玷門牆。

安道
賢契高才，自當首選。老夫借光不淺，顯俊何功？（看坐唱）

『東閣招賢，

玉笥亭亭第一班。

「羨你」龍媒電掣，

鸚鵡秋騰，

天祿藜懸。

百花影轉玉塔磚。

九重炬撤金蓮焰。

殊媿青臺，

春風桃李，

鮮于 鑑

辨 奸

「你是」藥籠頭選。」——駐馬聽。

鮑氏
(與行雲潛上)

聞得今科新狀元，來在堂前。拜見相公。女兒好同去看一看，是甚麼樣人物？(偷看，行雲吃驚同下)

安道
賢契既忝通家，你家世也要請教請教？

鮮子
(打躬唱)

『自分寒酸，

深感吹噓送上天。

「念我」久悲烏哺，

自着牛衣，

未遂蟬聯。(起身背說)

我想前日霍秀夫拾得題箋的這位女郎，就是老師的小姐了。未知可會許人不會？不免做個無心的，把話兒挑他一挑，看是何如？(輕唱)

「儉天妙手奪傳臚，

洞房小小「把」登科賺。」（回身）

有一句話奉稟：門生實不瞞老師，尙無妻室。如今各位大老先生家，閨中有相應的女兒，求老師主張。大小登科，一齊成就了門生罷！（唱）

「更仗周旋，

冰清玉映，

「願去」東床間坦。」——前腔。

安道 老夫理會得！

（辭子
（起身三揖告別）

燕榜已儉金殿選，花嬌又賺玉樓春。（做叫長班大呼大擺狀下）

安道 院子！快請夫人小姐出來，有話說。

院子 夫人小姐有請。

（鮑氏
（唱）

燕 子， 筵 辨 奸

『屏間悄見玉梭仙，』

「看」容貌趨躄只等閒。

行雲 『不識是何緣，』

平白「地把」白丁高選。」

安道 (與鮑氏行雲揖拜)

夫人！請你出來，別無話說。今科狀元，出我門下，才學人物，色色俱佳。適纔相見，問他家中尚無妻室。我欲將這個女孩兒贅他為婿，你意下如何？

鮑氏 這姻緣大事，憑在相公主張便是。只是今科狀元，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

安道 叫做鮮于佶，是扶風人。

行雲 原來就是鮮于佶！(沈吟)

安道 孩兒你沈吟怎麼？

行雲 爹爹！此人是個光棍，一字不識，怎麼取他中狀元？

安道 (吃驚)

你一個女兒家，不管外廂事。他一字不識，做人不好，你怎知道？也可笑！

行雲

（背躊躇，復轉身）

不瞞爹爹，奴家有個嫡親表兄，叫做霍都梁是個飽學秀才，與他同窗，故此奴家詳悉，曉得他的行徑。

安道

我也不管他甚麼一字不識，做人不好，與你表兄同窗不同窗；但只憑他卷子，做得如花似錦，就取他頭名了。難道你爹爹一雙眼睛，就錯到這般田地？

行雲

（唱）

『中表周親，

霍氏都梁負夙名。

曾與此人同學，

「知他」杯酒醕醕，

花柳牽情；

從來半字不堪成，

有何才學「把」魁名領？

還須細評論，

莫被伊行瞞隱。』——番馬舞秋風。

鮮于信文章雖好，斷斷不是他做的。

安道 今科關防極嚴，貢院門鎖了。文章不是他做，是誰人做的？（怒進取出硃卷與鮑氏）夫人！你與他看。他雖不識字，那些房考，圈得這樣花撲撲的呈上來。難道我錯了，那些房考都錯了不成？

鮑氏 （遞與行雲）

行雲 （接過細看）

爹爹！字倒是奴家粗粗識得幾個。這文字却句句是我表兄霍都梁的。

安道 又說得好笑！是霍都梁的！你又怎麼曉得？

行雲 奴家表兄，因為有病，完場後便回扶風原籍去了。他書籍留在奴家家裏，文

稿還是奴家收藏在此。爹爹不信，且待取出來看，便見明白。（進取文稿上唱）

「文稿藏真，

字字「是」才人織錦心。

現在鐵箱收貯，

比勘將來，

鈔竊分明。」

爹爹請看！

安道

（接看）

果然是一字不差。看來我却被這狗頭誤了！（頓足）

春闈大典，如何這般草率，被他賺過？只是既是你表兄的文章，場中各有號房，怎麼被他鈔去了？却也難明。

行雲（背說）

我想起來，這廝那一日苦苦問霍郎字號，必定有緣故。（回身）

爹爹！把他卷子察察，看是甚麼字號？

安道 也說得是。（將卷細看）是景字號！

行雲 聽得奴家表兄編的是日字號。想必被他偷改，把日字底下加些筆畫了！

安道 （再看照）

你看！這景字上面日。太大了；下面幾筆像添的。顯有偷改情弊。倒虧你聰明，發出這一樁奸弊來。險些錯怪你了。這卷子是你表兄霍生的，被他把日字改作景字了。原來有這等事！（唱）

『烏鴉搶入鳳凰羣，

豈容魚目『把』明珠混？』

好惱！好惱！

鮑氏 相公不消煩惱！明日叫那光棍來，再面試一試。果然是個白丁，再作區處便了。

安道 夫人言之有理。(唱)

『除非覆試明，

容喚他來親問。』——前腔。

天孫橋畔理秋梭，不是黃姑莫渡河；

且漫當頭傾玉盞，還愁到底破沙鍋。

第三十七齣 遷官

佈景

花廳。

南仲 (統衆上唱)

『單子吹徹陣雲高，

早有饒歌奏聖朝。

總 子 筵 遷官

秀夫 (唱)

『聞中認出霍嫖姚，

『把』賈女香從隔院飄。』——天下樂。(與南仲對揖)

南仲 旄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看賜衣。

秀夫 白馬將軍頻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

南仲 下參軍！前日檄勦安賊，下官隨即表聞，這幾日怎不見有奉旨音信？

秀夫 想必旦夕到了？

賈奏官 (上唱)

『飛騎下雲霄，

遙奉天書來到。』——玩仙燈。(進見叩首)

賈奏官叩頭

南仲 那賈奏官，你回來了，旨意如何？

賈奏官 捷本到日，聞得聖上大喜，當有旨下。恭喜老爺與下爺俱有恩典，旨意在

此。

南仲 接上來。(看旨讀)

奉聖旨，安賊祿山，背天犯順，自取誅夷。賴爾各鎮忠勤。將士用命，策力並屈，醜類自殘。除郭子儀、李光弼、勛冠等倫，應封茅土，着候另叙外，副元帥賈南仲，殫厥壯猶，克平大憝，着加陞平虜伯，掌樞密院使，進階上柱國，賜緋魚金袋。參軍卞無忌，草檄幕中，膚功並奏。應實授羽林都尉。其餘將士，俱着從優叙錄。南仲仍着星馳到任，該衙門知道。(與秀夫叩頭謝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秀夫 (揖謝南仲)

遇蒙岳丈大人提掣。

南仲 深藉贊襄之功。只是聖旨催趨到任，賢婿官爲羽林，也要入京。今日黃道大

吉，請小姐出來，一同起程前去。——叫請小姐！

飛雲 (上唱)

「眉上翠初描，

鶯嚙又聽佳報。」——前腔。（拜南仲）

爹爹恭喜。

南仲

孩兒！你纔結良緣，夫婿便承恩寵。今隨新任，骨肉定可團圓。真是好事從天，我心歡慰！

飛雲

托賴爹爹了！

南仲

中軍官！就此接營起馬，赴京便了。（唱）

「平胡初拜表，

喜詔從三殿，

歸奏櫻桃。

高原驛路，

盡是朱旗圍繞。

雲開紫閣千峯曙，

雪捲黃河八月濤。(與衆人合唱)

『沈槍臥，

鎧甲拋，

將軍還有舊時橋。

龍顏悅，

雉尾搖，

蓮花仙掌日華高。』——甘州歌。

秀夫 (唱)

『蓮花贊幕僚，

看軍書傳布，

刻日氛鎗。

棄繻投筆，

豈似迷邦懷寶。

蘇子瞻

詞

三三

名更張祿綈袍冷，

橋過相如駟馬高。（與衆人合唱）

「狼烟淨，

鶯鼓敲，

主家羞舞鬱輪袍。

林花潤，

水荇飄，

曲江舊路草蕭蕭。」——前腔。

飛雲
（唱）

『香車翠幌飄，

望三峯玉女，

黛色崑嶠。

杜陵門巷，

處處落花啼鳥。

高堂未偕烏鳥思，

合浦先填鵲橋。（與衆人合唱）

『紅襟語，

翠尾交，

歸尋王謝舊時巢。

秦樓月，

仙史蕭，

畫中眉樣儘堪描。』——前腔。

衆人（唱）

『迴軍疊鼓轟，

聽鶴鴉喜氣，

聲動鉦鏡。

蕪子 鮑 選官

馬寬坡裏，

秋草夕陽猶照，

羯胡事主終無賴，

戰士還家盡錦袍。（與南仲秀夫飛雲合唱）

『龍顏動，

麟閣標，

角弓玉靶賜嫖姚。

驍驍，

鷹隼，

角聲吹起雁痕高。』——前腔。

驛丞
（上）

與平驛驛丞，接老爺！

南仲
（唱）

「津亭人吏忙迎到，

看點點昏鴉落照，

「且暫向」古屏霜燈駐錦鑪。」——尾聲。

邊籬已帶暮塵空，送市南飛入漢宮；

但放飛鷗追逸興，憐聞何人定輟功。

第三十八齣 好遁

佈景

書房，旁有短牆，牆下有狗洞。

安道
(上唱)

「入穀溷魚珠，

慚主南宮試。

燕子窠 好遁

潦草點朱衣。

笑破劉黃齒。』——生查子。

老夫爲場中誤取了鮮于侏這廝，既負聖恩，兼生物議，連日心下十分懊惱。只這節事終無含糊之理，定須再加覆試，自己檢舉方可，已會着人喚那狗頭去了。——門官那裏？

門官
(應入)

小人在此。

安道 你聽我分付。鮮于侏若到了，便請到書房坐下，說我出衙門後，身子不快，到晚間出來相陪。有封口的帖一通，叫他親自拆看，是要緊的幾篇文字，煩他代作代作。他若要回去時，說我分付的，恐他寓中事多，就在此做了罷！門要上鎖。他倘若不容你鎖門，你也說是我分付過的，恐閒人來攪擾，定要鎖了。凡事小心在意。

門官
(接帖)

理會得！

安道 欲防曼倩偷桃手，先試陳思煮豆吟。（下）

鮮于 （上唱）

『盪飲玉堂回，

濃抱龍陽睡。

相府疾忙催，

想訂紅鸞喜。』——前腔。

今日同年中相邀，飲了幾杯，與一兩個儘懶蓮子衙衙的拐子頭，睡與方濃。這些長班連報，說酈老爺請講話，催了數次。我想老師請我，沒別的話講，多分是前日央他親事一節，接我對面商量。老師也是個老聰明，老在行，自然曉得我的意思了。酈飛雲！酈飛雲！你前日那首詞兒，被那燕子啣去的，倒是替我老鮮作了媒了。我好快活快活！

長班 稟爺！到了酈老爺門首了。

門官 老爺分付，狀元爺到，徑請進書房中坐。

鮮于 (笑)

這個意思就好，比往常不同，分明是入幕的嬌客相待了。(進書房)

門官 老爺拜上，這一會身子倏然倦了，說晚間出來相陪。有一個封口帖子在此，

請狀元爺親行開拆。(唱)

『老爺呵！』

連日衙門有事，

剛轉回私署，

少息勤劬，

「待」晚來剪燭話心期。

「這封」書「特」煩親啓，

便知就裏端的。』

鮮于

(接書笑唱)

「自然相體，

果然作美，

「一見了這」親開二字，

不勝之喜！」——「盆花。」

怎麼說親手開折？想必是他令愛庚帖了。我最喜的是這個親字兒。待開來！（開看，做認不得字狀，吃驚）這却不像庚帖，是些甚麼？嘖嘖叨叨許多話說，我一字不認得。（問門官）你念與我聽聽？

門官 你中了高魁，倒認不得字，反來問小人。

辭子 不是這等說。我因連日多用了幾杯了，這眼睛朦朧忪忪的認得字不清楚。煩你念與我聽了，就曉得帖中是甚麼話頭。

門官 （念）

恭慰大駕西狩表一道，漁陽平鼓吹詞一章，箋釋先世水經註叙一首。老爺分付的，這三樣文章，是要緊的，煩狀元爺大筆，代作代作。

鮮子 (看慌背語)

罷了！罷了！我只說今日接來講親事，不料撞着這一件飛天禍事來了。這卻怎麼處？有了！——門官！你多多稟上老爺，說我衙裏有些事情回去，晚間如飛做就了，明早送來如何？

門官 老爺分付過的，恐怕狀元爺衙內事多，請在此處做了回去罷！文房四寶，現在安排在此。(移桌拂椅)請！請！

鮮子 (叫疼)

不好！不好！我這幾時腹中不妥貼，不會打點得。要去走動走動來，方好！不妨事，就是淨桶也辦得有，現成在裏面。(鎖門)

鮮子 (嘆)

門是鎖不得的！

門官 也是老爺分付過，叫鎖上門，不許閒人在此，擾亂狀元的文思。

鮮子 怎麼只管說老爺分付分付的。你們鬆動些兒也好。

門官 可知道，前日該與我們舊規，你也何不鬆動些兒麼？那樣大模大樣，好不怕

殺人！今日也要求咱老子。（上鎖）合了黃金鎖，單磨白雪詞。（下）

薛子 （足頓）

這却怎麼處？我從來那裏曉得幹這樁事的麼？苦！苦！（唱）

「從來現世，

文章不濟。

今朝打破砂鍋，

好待直窮到底。

我心中自思，

我心中自思。

「只」得踰垣而避，

上天無翅。」——桂坡羊——桂枝香。

不免爬過牆去罷！（爬牆跌下）爬又爬不過去，怎生好？我想這樁事也忒殺

欺心，天也有些不容我了。

『知之，

青天不可欺。

那恩師，

變卦兒，

爲怎的？』——桂坡羊——山坡羊。

門官
(捧茶酒上)

未見成文字，先請喫茶湯。(敲門)

狀元爺！你來！你來！

鮮于
(喜)

謝天地！造化！造化！想是開門放我出去了。(聽)

門官
你來門邊來，老爺裏面發出茶壺手盒在此。恐怕你費心，拿來潤筆，差小人

送在此。你可在轉盤裏接進去。

鮮子 你可說我心中飽悶，喫不下，多謝不用了！

門官 喫了！肚子裏面有料。（笑）這樣好酒好茶不喫，待我拿去偏陪了，如何？

如何？（又笑）他的放不出來，我的收將進去。（下）

鮮子 （唱）

『茶湯頻至，

並無隻字，

分明識破機關，

故作磨藥之計。

真無法可施，

真無法可施，

被龍門誤事。』

我想牆是爬不過去的了，只得往狗洞剝相一剝相，何如？（斜視）腌騰兒兒，這裏不是我狀元走得路道。沒奈何，要脫此大難，也顧不得了。（唱）

『把大門偷覷，』——前腔——桂枝香。

『且鑽之。』

王婆煙「一」溜兒，（洞外犬吠，頓足）
偏是這東西，

「又哞哞」吠怎的？——前腔——山坡羊。

（鑽過，狗咬，跌倒，起來，又飛跑下）

門官

怎麼狗這樣叫得兇，甚麼緣故呀？這洞門口的磚塊，緣何蹋下許多來了。

（開門尋不見）狀元爺那裏去了？想是作不出文章，在這所在溜過去的。老

爺有請！

安道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春魁捉筆慌。

狀元文字完了不會？

門官

（跪稟唱）

「小人傳宣台旨，

請狀元代作文章。

見他意思有些慌，

說自不會受這般荆杖。」

安道
(笑)

做文章怎麼是荆杖！可笑！可笑！

門官
(唱)

「他腳踏梅花樹上，

攀枝要跳東牆；

弔下來又往犬門張，(指門門)

溜走了不知去向。」——錦堂月。

安道
原來竟日不成一字。場中明白是割卷無疑。定要上疏檢舉了。快叫寫本的伺候。

寫本
(上)

不寢聽金鑰，因風憑玉珂。

麝子 齋 軒 題

小的寫本的叩頭。

〔安道

我爲文場中誤取榜首，要上檢舉疏。可取文房四寶來，起稿則個！（寫本取來，寫唱）

〔造次主春園，

被奸徒賺大魁，

自行檢舉難迴避。

〔那臺都梁呵！

是扶風大儒，

將三場割取。

明珠魚目須更易？

管奸欺。

負恩私

請罷斥昏庸歸故里。——黃鸞帶一封。

這本稿已寫完，你們可分定扣數，連夜寫了。明早就拿個帖子，送與管金馬門內相。說我有病，叫他上了號簿，作速傳進便了。
寫本
理會得！

珊瑚鐵網網塵稀，魚目空疑明月輝；

不是功成疏寵位，將因臥病解朝衣。

第三十九齣 雙逅

佈景

花廳陳設

南仲（上唱）

『匣中劍已斬樓蘭，
百戰後歸觀天顏。』

蔡子 筵 雙逅

池上變龍，

禁中頗牧，

自媿人非其選。』——似娘兒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

南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邊。

下官忝從外鎮，晉陟中樞；朝參之子後，酬應頗冗。欲將鄺家這女兒，在我處收養事情，說與同年鄺公。因他請告駐籍，今日恰好差人來，說即刻過來相訪。待他來時，面與他講罷！——左右！同年鄺部老爺來拜，即忙通報。

待者 理會得！

安道 (素圓領上唱)

『君恩罔極重如山，

知貢舉鏗曠懷慚。

花下鳴珂，

特過故人相面。」——前腔。」。

長班 稟老爺！到了賈老爺門首了。（通稟，入內相見）

安道 相別久矣，小弟有一拜。

南仲 小弟亦有一拜。

安道 （拜）

中外各居官，萍飄會面難。

南仲 （答拜）

夢魂嘗耿耿，頭鬢已斑斑。（看坐）

安道 一別停雲，忽然十載。宦海真如灩澦，時事復爾滄桑。伏老年兄雪恥除兇，

免吾左袵。可喜功垂竹帛，豈惟光庇芝蘭！

南仲 豈敢！小弟謬叨闈外，不審師中；每伏提攜，得免隕越，戎旃雖遠，寤寐未

忘。幸喜丰采如常，特詢懷况何若？

安道 （唱）

「愧容臺伴食多年，

履陳情未許還。

幾迴歸夢，

江上青山。

膝前那討景升豚犬！

更傷心——

香閨一女遭離亂！

「與老妻呵！」

在途路「裏」遂分散！——瑣窗郎。

兩仲 原來令愛失散了散小弟呵！（唱）

「在行間有失路嬋娟，

訴衷腸淚兩懸。

詢伊籍貫，

並及門闈。」

這女子說，就是令愛，叫做飛雲。

安道 小女果叫做飛雲。

南仲 (唱)

「知爲令愛因而收管。

諒看承——

「與」親生一樣無分辨；

好識認莫傷感。」——前腔。

安道 (喜)

原來如此，多謝年兄了。

南仲 快請小姐出來，鄺老爺在此。

飛雲 (上)

遠涉江移出，樁庭在此間。見安道跪，相抱哭唱)

「重見尊顏，

「真個」月被雲遮却再圓，

拋離遠。

相逢且喜仍康健，

未審萱堂在那邊？」

安道 且喜途間遇着你母親了！

飛雲 如此，可喜！可喜！

南仲 有一件事要奉告。小弟斗膽，連令婿也替老年兄招過了。（唱）

「冰清儈，

乘龍代與東牀選，

行開奠雁且從權。

令婿叫做卡無忌，茂陵人。（唱）

「才無忝，

文章出衆韜鈴譜；

幕中協贊，

奇功能建。』——賺。

飛蓋

卜郎有請！

秀夫

（上）

未獻藍田玉，先參岱嶽峯。（與安道相見拜唱）

『玉潤多慚，

泰岳重瞻山外山。』

安道

（喜唱）

『果翺翺，

風標濟楚一又聞得「才華贍。」』（揖謝南仲）

多謝年兄了！（唱）

『佳信殊堪慰暮年。』

堂官 (送報上)

手執寅清報，來過樞密堂

稟老爺！小的堂官送報來看，老爺檢舉的本，有旨意了！

安道 取上來！(接報)

南仲 請問老年兄爲着何事，上檢舉本？

安道 爲着科場中事檢舉。(讀旨)

禮部一本，爲檢舉事，奉聖旨，科場大事，委宜詳慎。鄺安道既自行檢舉，着安心供職，不必引咎求斥。鮮于侑着法司提去，嚴行究擬。其原卷日字號，既係霍都梁所作，着即行察補，以襄盛典。該衙門知道！(唱)

『給音展，

「爲」科場誤售親行檢，

恕我昏庸「又」要補狀元。』

秀夫 (羞而背語)

原來餅子信留了我的卷子，中了榜首。怪道那日看我病時，切切問我字號。有這樣的歹人，那齋夫勸我言語，句句不差了。

飛雲
（笑）

爹爹！如今免不得要去找尋姓霍的纔是！

安道
榜首定是要補的。只是急忙裏，那裏去找尋此人？也是個難題目。

飛雲
這個人孩兒到曉得。

安道
（吃驚）

孩兒！你怎生曉得？

飛雲
（與秀夫過拜安道）

爹爹！這個就是，不必找尋了。

安道
（與南仲皆驚）

這怎麼說？

飛雲
卡郎就是霍都梁改名的。（指南仲）連爹爹也瞞過不知道。

安道 果然是真麼？

飛雲 是真。

安道 (與南仲大笑)

有這樣奇事！

飛雲 (唱)

『真歡忭，

下生名姓原來賤。

狀元活現，

霍郎當面。』——前腔。

安道 只是賢婿，爲着何事，改了尊名？

秀夫 不好說得。

安道 我們是一家人，但說何妨？

秀夫 不瞞岳父說，小生曾爲一個相知，寫幅春容畫，被那裱匠把來錯送了。

安道 送與誰？

秀夫 (笑指飛雲)

就錯送與令愛。

安道 怎麼就錯到小女處？

飛雲 就是爹爹與孩兒的那幅大士像，院子在後背家，錯取一軸春容來了。

安道 錯了，後面卻怎麼？

秀夫 令愛拾得畫時，寫了小詞一紙，以咏其事。這一片箋，卻被燕子啣去，小婿

在曲江閒遊，偶然拾得。

安道 這也奇！只是怎麼曉得是小女題的箋呢？

秀夫 這也有個緣故，因小婿抱恙，請一醫婆來看。那醫婆說起這些事情，纔曉得

畫是錯到令愛處，詩箋也是令愛題的。

安道 果然小女病時，有個駝背醫婆用藥來。可是他麼？

南仲 (問飛雲)

可親是相隨你的駝婆子麼？

飛雲 正是他了！

秀夫 正是！小婿彼時將令愛詩箋，託這醫婆送還，取回原畫。

安道 這也無害。

秀夫 不料緝捕公人知道，誣小婿託醫婆，明作牽頭，暗通關節，要拿見官拷問。故此避罪改名入幕了。

安道 老夫在場中，那裏曉得此事！這卻不是甚麼勾引關節的勾當，明明是那班廳捕人役打詐了。可恨！可恨！那。如今還在麼？

秀夫 小婿收得在此。（以箋與安道）

安道 （看念）

這也不是淫詞，恰好燕子啣去，落在賢婿手中豈不是天緣定了？（想）

還有一件事，賢婿有一位令表妹，也爲亂離失散，現在老夫家中收養。

飛雲 恭喜爹爹，家中原來又收了一位妹子了。怎麼恰好就是霍郎表妹？

秀夫 小婿從無中表，那裡討這個表妹來？

安道 既不是令表妹，卻怎生將賢婿二場文字，一一收藏？就是辭子倍這椿情弊，倒是他辨別出來的。他說此人與賢婿同窗，一字不識。老夫故此纔喚來覆試，自行檢舉。倘非中表，怎生曉得這般詳細？

南仲 老年兄！我兩姓原是通家，何不接此女來面會一會，便見分曉？

安道 說得有理。——左右！備轎子接過二小姐來。

從人 理會得！

行雲 (上唱)

『獻笑久無緣，

做「作」出幾分腴膜』——馮啼花。

從人 二小姐到了！

安道 (出)

女孩兒！你姐姐幸已識認在此；又喜就招贅你的表兄，新狀元霍都梁。

雲驚駭）只是狀元說，沒你這一門親眷。你可來上前見見，看他如何？

行雲 請他到爹爹衙中會罷！

安道 何妨！既是至親中表，就在這裏會也使得。

行雲 〔進，與秀夫相見哭同唱〕

〔相見各潛潛，

果是臨巧舊伴。〕——前腔。

安道 既說不是令表妹，如何相見時，這等悽惶起來。？

秀夫 〔笑〕

南仲 既哭如何又笑？

安道 〔與南仲相對〕

這卻怎麼說？我兩個都不解甚緣故。

秀夫 〔笑〕

不啻一位岳丈說。（指行雲）這就是……（不言）

安道 就是誰？

秀夫 就是小婿一向平康中的故交，做叫華行雲。

安道 （與南仲大笑）

這樣果是該哭又該笑了！

行雲 （拜安道南仲，與飛雲對拜）

安道 好好！連我與母親，都被你瞞過了！（與南仲說）

果然作人極好，不像那樣人家出身的。

南仲 記得招贅時，賢婿再三推辭，說會與曲江女子，結爲舊盟。（向秀夫）想就是此女麼？

秀夫 正是！比時蒙岳丈許下，日後相會，與令愛大小一樣相稱。

飛雲 （驚）

甚麼一樣相稱？這話是真的麼？

南仲 這句話果然是老夫親口許下的。

安道 年兄！你看他兩個如何這般相像？怪道小女把那軸春容，認作自己的。老妻

亂離中，又把行雲認作小女，因此收養在家。

南仲 (笑)

只有一件，小弟收了飛雲做女兒，屈了令愛幾分。年兄認了行雲做女兒，略略難爲老年兄些了。(衆人俱笑)

飛雲 (搵秀夫前行唱)

『問蘂砧山外有山，

這紅絲「何必」牽來又牽？

自分癡憨，

自分癡憨。

難比秦樓，

獻笑追歡。

「恐你」別路風流，

「忘了」正道姻緣。」

秀夫 娘子！舊約新婚，小生心中一樣相待。（唱）

「况你兩個」一色的沒兩樣三般，

「我」琴瑟好怎教偏！——擗拍。

行婁 （扯秀夫向前）

「霍郎！你好負心也！原來撇了奴家，硬硬的招贅了鄺小姐。（唱）

「記當初焚香誓言，

做夫妻願效百年。

「怎生」慕她姻連，

慕她姻連；

招贅朱門，

忘卻寒酸？

「閃得我」月下星前，

獨自孤單！」（哭）

秀夫

雲娘！你不記得我兩個焚香發願時，原告過的。題箋的人兒相會之時，定要圓成。纔聞賈節度說，我再三推阻，豈是虛言？況且他許了日後小姐與雲娘相逢，不分大小，一樣相稱。（唱）

『從別後魂夢長牽，

「大和小」原說過一般看。」——前腔。

安道

既會過，都接到老夫那廂去。明日請老年兄到彼，與老妻一同拜謝收養小女擇婿大恩。

堂官（報）

「稟老爺！聖旨傳出，今年恩榮宴，與麒麟兩宴一齊頒賜。請二位老爺與參軍，明日早到。」

安道

知道了！（與全體合唱）

「狀元走馬麒麟宴，

此事從來稀罕。

「怎不教」樂府流傳作美談？」——尾聲。

相逢之處花茸茸，仙史高臺十二重。

鶴駕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庭中。

第四十齣 排宴

佈景

公事房。

若水（上唱）

「偃邑願聲馳，

名玷山公啓；

燕 子 簫 排 宴

封駁鳳凰池，

兼把鹽梅理。』——生查子。

新加大邑綬仍黃，瑣掖親玷玉案香；

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拂簡侍君王。

下官爲汧陽城守叙功，擢選黃門。且喜門生霍秀夫，薦他入同鄉賈節度之幕，改名卞無忌，已建奇功；後面又補了狀元。昨日下午官將此項事情，奏過官裏，准復原名。又因文學武功並著一時，遂命恩榮麒麟合一爲宴。真是特恩曠典，今古稀罕。下官因巡視光祿，亦在陪席。那值宴官過來，席面擺停當了麼？

值宴 擺停當多時了！只是次序，小官不曉得，請老爺分付。

若水 原頰的有坐位圖。頭一次，是恩榮宴，該禮部鄺老爺主席，正面坐，狀元霍

爺東首坐，該樞密賈老爺與我陪。第二次是麒麟宴，該樞密賈老爺主席，

正面坐，也是狀元霍爺東首坐，該禮部鄺老爺與我陪。

值宴 如此說，那卞都尉坐位，設在何處？

若水 你還不知道麼？那卞都尉就是霍狀元改名的，總是一個人。我已奏過明白了。

值宴 理會得！

若水 你可分付典膳官與教坊官，俱要色色齊備，不可潦草。

典膳 (與詔舞上)

珍官 傾水陸，御樂奏肅詔。

典膳 詔舞官叩頭。

若水 那典膳官，宴上筵席齊備了麼？

典膳 齊備了！(唱)

『珍饈出御廚。

綠花罩果，

花簇金泥，

燕子 鮑

排宴

山珍海錯俱烹治，

手盒攢盛色色齊。」

若水 莫要誤了！

與巖 (唱)

「若誤些兒。

情願割雞。」——大遶鼓。

韶舞 (唱)

「蕭韶屬總持。

諸般撮弄，

「有」答應常規，

枝頭懸線般般會，

毯杖蠻牌件件奇。

若水 若誤了，就要着實打。

舞韶 不敢！（唱）

『若誤些兒，

情願灼龜。』——前腔。

若水 此時各衙門老爺，想俱齊到了，伺候着。
衆人 理會得！

洞門高閣露餘輝，夕奉天書拜盃闈；

願以醍醐參聖酒，還將歌舞報恩碑。

第四十一齣 合宴

佈景

大殿中設宴。

安道（唱）

滿子筵 合宴

『芝秀銅池，

雲開仙掖。

兩仲
(唱)

『天顏喜，

合殿班齊。(與安道合唱)

「看」杯映峯霞紫。『——點絳脣。(相揖)

秀夫
(唱)

『雉尾雲移，

纈頭爐氣。

若水
(唱)

『昇平會，

不辭無歸。(與秀夫合唱)

「是」武偃文脩日。——前腔(同向安道兩仲相揖)

安道 海宴河清賀太平，

南仲 萬年枝上日初昇；

秀夫 林香酒氣原相入，

若水 鳥囀笙歌各自成。

安道 今日天酒頌恩，雲間奏樂，光昭文德，勸勸武功。倘非禹甸風清，安得虞門

喜麗？論理，此宴還該賈年兄先飲，老夫陪待。

南仲 豈有此理？從來著我取士，進國賴以安寧；帷幄定謀，闔外因而奏績。定是

先陳天保，後享薇車。況有欽定宴圖，豈敢任意僭越？

安道 如此僧了！

（南仲若次遞安道秀夫酒，安道秀夫還敬。吹打上安坐，安道左，南仲右，

秀夫左傍，若水右傍坐）

安道 （唱）

『夔龍爭築鳳凰池，

魚藻宴，

開在五雲多處。

南瞻杯酒近，

北望斗文移。

常德巍巍，

祝大唐聖天子。』——北新水令。

樂官
(跪念)

神仙今日宴瓊林，花滿春風酒瀟巡；

不演二郎降八怪，單標童子拜觀音。

稟老爺！頭一回，跳的是童子拜觀音隊子。(衆吹打假面觀音童子上舞下)

南仲
(唱)

『「你看」魚籃水月觀音示，

雪展鸚哥翅。

冷冷紫竹垂，

五十三參善才童子。

「總是」歌舞報恩暉，

鈞天增減「作」魚龍戲。」——步步嬌。

秀夫
(唱)

「補傳臆御墨辭題，」

玄都花謝，

重領春魁，

深感恩私，

深感恩私。

爲着薦雄文，

似費盡吹噓。

若非是珍別魚珠，

游 子 歸 合 雲

那討得網入鹽珠！

今日裏鳩集瑤池，

虎拜丹墀，

敢將一鵝寸草心，

報答春暉。』——北折桂令。

樂官 (跪)

瓊林宴上百花開，齊獻南山壽一杯；

剛是觀音收拾去，且看太乙老人來。

稟老爺！這一回，跳的是天祿青藜的際子。(衆吹打假面一人讀書一老人執

仗舞)

若水 (唱)

『天祿閣，

中壘夜窺；

青藜火，

「是」星精口吹。

暢好是翰林先輩，

玉堂中一例的，

分邊炬，

照珠璣。『——園林好。（同起）

安道 恩榮宴已完了，可擺設麒麟宴桌席，待我遞酒主席。

（衆侍應，轉席吹打，南仲秀夫換功臣服，若水遞南仲秀夫酒南仲秀夫，回

敬）

南仲 （唱）

『呀！』奉皇宣做東道主。

「誰知道」翻桌面又占了尊客席？

兩面鼓敲一下槌，

鑼 子 鑼 合 宴

一股笙又作兩頭吹。

打一副檠麟草稿兒，

檠麟草稿兒。』——北雁兒落。

樂官
(跪)

芙蓉閣下宴功臣，美酒齊斟賀太平；

拐李仙人今日舞，萬年千載慶長春。

稟老爺！這一回跳的是拐李仙人隊子。(衆吹打假面拐李胡蘆上)

安道
(唱)

『帝德高千古，

天威震四夷。

潢池平蕩鯨鯢祟，

羯胡盡掃腥膻氣。

『因此度』棠桃『又』翻做蟠根李，

萬國不期而會。(對秀夫南仲拱手)

「仗你」轉戰功高，

「始」博得管絃聲沸。」——江兒水。

若水
(唱)

「呀！」自那日老元戎駐六師，

迫忙裏做薦子虛揚得意，

全仗你愈頭風一紙書，

令這些梟獍們相吞噬：

驀然間把羯奴頭手內提。

「今日呵！」

高閣上展羊姿，

在元老邊傍侍。

恰添註個小嫖姚，

合 衆

又是個下莊子。』——北得勝命。

樂官
(跪)

太平天子坐朝元，日月雙懸照八蠻；

今日筵前來進寶，波斯胡舞自迴旋。

稟老爺，這一回跳的是波斯進寶，太平有象的隊子。(衆吹打假面矮波斯胡
棒盤上，象奴騎象上)

衆人 (唱)

『矮波斯寶盆手持，

珊瑚樹連根帶枝；

雜進的零星珠翠，

『又有個』象奴兒『把』白象騎，

象奴兒『把』白象騎。』——園林好。

(南仲等俱起立)

安道 公宴已完，可就此先謝聖恩。明早入朝，親上謝表便是。

衆人 (執笏拜唱)

「載高天華岳低，

指黃河作盟誓，

誓帶礪山河永不移。

待學丹心的衛足葵，

一樣兒向陽捧日，

玉帛貢塗山齊會。

卜年世八百周姬，

歷姬鑑還增千億。

必如此臣心方喜，

便如此臣心未已，

齊舞蹈屏營之至。」

——北沽美酒。(起)

舞 子 舞 合 宴

安道 狀元！你還更了袍笏，便于天街起馬，送還私第。使人人知道，今科狀元已補上了，不作缺典。

南仲 言之有理。

秀夫 (換進士冠袍服，插花騎馬，綵旗迎，任意唱，率地錦鑼二個，又唱)

『你看』襖貂蟬又插上烏紗翅，

打汗馬兒穿杏花紅雨，

敢則把撲蝶聽鶯——

也畫在麒麟閣兒裏。』——尾聲

瑤池式滌俯清流，夾道儂呼翊翠虬；

聖酒一沾何以報，裊聲蹄向鳳池頭。

佈景

中堂。堂中懸觀音像，傍掛春容。雪景。

飛雲
(常服上唱)

『六花輕點鏡臺妝，

雪裏鳴珂出建章，

珊瑚環珮離蘭房。』

呀！這是奴家當日的觀音像，今日張掛在此間，不免禮拜禮拜！（拜唱）

『落迦山早聳出華堂上，

「好」補祝青蓮一瓣香。』——橫畫眉。

行雲
(尋常服上唱)

『巫山重與夢襄王，

「那知道」別院先驗韓壽香，

家雞恐翻「做」野鴛鴦。』

呀！原來大士像與春容俱掛在此。待奴家去先拜了大士，再看春容。（唱）

「皈依」大士重展槽縷像，（拜，看畫又看飛雲）

「果與」拾得人兒一樣處。」——前腔。（與飛雲對拜）

秀夫（吉服上唱）

「麒麟閣」高「宴狀元郎，

醉踏梅花玉照香。」（對觀音揖，與飛雲行雲揖拜，看春容）

你看小生單單簡一人，你兩個與畫上的人兒一印板湊成三個了。（笑唱）

「「連」畫中三豔巧相當，

「把」花冠「還」添註「在」烏雲上，

「可不是」富貴風流兩擅場」——前腔。

行雲（問秀夫）

相公！你纔說花冠有幾副麼？

秀夫 怎麼有幾副？只有一副。

行雲 畫上像兩個共得，不知那花冠兒，可共戴得麼？

秀夫 (笑)

這却怎生共戴得？下官不好說。(指飛雲)這個讓飛。

行雲 甚麼飛？

秀夫 (指飛雲)

權讓飛雲小姐戴罷！

飛雲 相公！此是正經道理，怎麼說權讓？

行雲 咳！權也是權不得的！

飛雲 好笑！好笑！(唱)

『一鞍一馬正相當，』

『那有「側出」的「飛雲」倒要「戀楚王」？』

飛雲 相公！你認一認這是那一位菩薩麼？

秀夫 是觀世音！

行雲
(唱)

「卻又來盟言會燒下普陀香，

蓮花作證非虛謊，

「怎生」別岫「的」飛雲「到把」神女搶？」——前腔。

秀夫
(笑)

兩個人都說得有理，教我也難處？(飛雲與行雲背立，吹打)

安道
(與鮑氏俱吉服上唱)

「燕喜出華堂，

一派笙歌嘹唳」——玩仙燈。

秀夫
(揖，兩雲背立不動)

安道
(吃驚)

今日錦堂佳宴，正該大家歡喜纔是。怎麼兩個孩兒，這般樣別調，是何緣故？

飛雲 (上前跪)

稟告爹爹！

安道 我兒起來！

飛雲 孩兒幼生閨閣，長效于歸。與霍郎合卷，軍中度節爲媒，原非野合。今日華

行雲要硬奪孩兒誥封，于理固是不通，說來甚是可笑！

安道 孩兒！今日是個喜慶日子，閒言閒語，畧渾融些罷！

飛雲 別樣事渾融得。這朝廷恩典，怎麼渾融的？(扯秀夫館唱)

『奴本是明珠擎掌，

也不羨花誥風光。

「你」章臺別有眉兒樣，

「他」爲行雨舊行藏。

怎隨柳絮相爭逐，

「一任梅花自主張？」(向行雲背後拜)

『甘相讓。』

奴家只取下我當日親音像去，長齋念佛，做在家出家的尼姑罷！（唱）

『甘相讓，

『還我』白衣元像，

金馨焚香。』——解三醜。（往上解畫）

鮑氏（扯住）

我的兒！你怎麼這樣性急？凡事從容纔好！

行雲（跪）

稟告參媽！

安道你也起來。

行雲

婚姻之道，何分門戶大小？但論聘定後先。霍郎與孩兒，元在佛前，焚香設誓，願做夫婦，永不相忘。况且偷割卷號之弊，不是孩兒發覺。眼見大魁落子奸徒之手。今日他做夫榮，孩兒怎生做不得個妻貴？故此與霍郎尋問舊

盟，非敢冒犯姐姐。

安道 這也說得有理

飛雲 爹爹！說他有理，孩兒敢是沒理了？

行雲 難道只是姐姐有理，爹爹言語也沒理了！（哭扯秀夫前唱）

『奴本是牆花劣相，

怎敢並上苑春光？

爐間早有琴心傍，

便廝馬怎相忘？

「你如今」新燒天子金蓮燭，

「再休題」舊醉佳人錦琴房。（對飛雲背拜）

『甘相讓。』

奴家也只取了當日的春容，甘心裙布斂荆，空房獨守。這畫上郎君，想是不變心的，與他做一答罷！（唱）

「甘相讓，

「與」畫中少俊，

自結子風。」——前腔。（解春容）

秀夫
（扯住）

有一個性急的在那裏，又有一個性急的在這裏，怎麼處？

孟媽
（上）

聞說排家宴，連忙到畫堂。

老身叩頭。

安道
（與鮑氏）

起來！

孟媽
老爺！老夫人！恭喜了！

鮑氏
孟媽媽！你來得正好。二位小姐爲着話封事，動些言語，煩你勸解勸解。

孟媽
曉得！（看飛雲與行雲）哎喲！哎喲！今日好日好時，怎麼這樣一個張智？

小姐！做官的人，兩三房家小，是人家有的（唱）

『兩三房豈爲偏向？』

飛雲 媽媽！你不知道。那管甚麼兩房三房？當初在軍中養靈郎時，是節度賈公主婚，你來說合。

孟媽 是那！是那！

飛雲 我原非苟合，不是偏房。怎麼今朝華行雲要起封誥來？

孟媽 小姐！嘗言說得好，若要好，大作小。

飛雲 媽媽：好不曉事，說甚麼大作小？（推孟媽）

孟媽 （看行雲）

雲娘！從良的有；那有你這般一從就從着個狀元！麗老爺，老夫人，又把你做親生的一般看待，你也勾了！百凡省事罷！（唱）

『論從良——』

怎似伊行？』

行雲 媽媽！管甚麼從良不從良？霍郎在我家中讀書中的。你那日看病時，親見那
些光景，原是做夫妻的。後來爲了詩箋一事，我又受了許多連累。怎麼他
今。日做了官，奴家討不得一個封誥？

孟媽 雲娘！莫怪我說！果然他是大，你是小，讓他些纔是。

行雲 好笑！好笑！甚麼大？甚麼小？（推孟媽）

孟媽 （看秀夫）

好性子兒。狀元！你凡事也要調停些，免得他二位，只管撻酸喫醋，不成個
模樣。（唱）

『恩情兩處如山樣，

也須要自平章。』

秀夫 此事甚難處。媽媽！你也是個糊塗帳，那裏爲着甚麼喫醋撻酸？

孟媽 不是喫醋撻酸，爲着甚麼？

秀夫 爲着封誥，只有一分，他兩個都爭着要，故此難處。（推孟媽）

孟媽 好！好！我老人家爲了你們，喫了許多苦，受了許多累，還不勾。今日你們

到了好處，都忘記了，把我當做氣毬兒，踢來踢去。小姐！（唱）

『我在』千軍萬馬相陪伴。』

雲娘！我爲詩箋呵！（唱）

『百打千敲苦怎當！（大哭）

『怎麼把老娘』相鬧壞，

相鬧壞？

『拚』殘軀老命，

跌在華堂。』——前。。（臥地上雙手捶胸）

秀夫 （與飛雲行雲）

孟媽媽！請起來！

行雲 再不起來。說明你們和美了，我纔起來。

飛雲 （與行雲）

聽憑媽媽就是。

孟媽 口說不信，要你三個。個禮兒。

秀夫 (與飛雲行雲行禮)

孟媽 還不停當。還要你們笑一笑。

秀夫 (與飛雲行雲笑)

鮑氏 真個前後事多虧了你。孟媽媽不要回去了，就在我府中養你終身便了。

孟媽 (謝)

南仲 (帶奉誥封及二人各捧花冠上唱)

『紫話下明光，

另有五花新樣。』——玩仙燈。(衆人俱跪)

誥封已下，跪聽宣讀：

語曰：『朕聞揆文奮武，朝有常彝，華國經邦，才難兼擅。倘英賢之特出，斯褒贈以重新。茲爾羽林都尉霍都梁，才堪倚馬，夢可兆熊。投筆以事戎

軒，解褐而資斧藻。幕椒牖大狼之魄，臚傳鬪大鳳之聲。藜藿騰光，首烽燧
墩。朕甚嘉焉！今着授弘文館學士，兼河隴節度使，仍賜緋魚金袋。其父
母妻子封蔭諸典，或崇文贈，或鏐武功，着禮部同樞密院議定，覆請施
行。欽哉謝恩！」

秀夫（謝恩，與南仲。）

安道正要請年兄過來，做一個和事的人。如今恰好奉聖旨了！

南仲是怎麼見教？

安道時間兩個小女，正爲話封一節，動些言語。老夫也沒有個解分法兒。如今聖
旨把霍生父母妻子恩典，着我兩人議定。請教老年兄，怎麼樣個議法？

南仲這雖是國事，也就是老年兄家事了。但憑尊見，作何處分就是。

安道依老夫愚見，霍郎父母贈誥，俱應從一品，以示優異。只是妻子封典，他當
初中狀元時節，果在行雲家裏。這狀元的安人封誥，應與行雲。後來參贊老
年兄幕中，卻是小女相從。這節度的夫人封誥，應與飛雲。老年兄意下如何？

南仲 處分得極停當的。請快穿戴起來，莫要爭鬧。明日小弟與老年兄復奏便了！

飛雲 (與行雲謝安道南仲合唱)

『紫泥判斷「了」文鴛帳，

兩下「裏」休爭。。

花冠一樣高，

霞帔隨身量。

兩段雲，

好打作一段想。』——清江引。(燕飛)

孟媽 (指)

你看燕子又飛來了！(唱)

『烏衣小尾多情況，

妝次頻來往。

脚將一紙箋，

身帶三生債。

——從今後——

凡有情人，

一般的將白鸚哥與「那」紫燕「兒」同供養。』——前腔。（與衆俱下）

秀夫（與兩雲對燕拜。）

燕子！燕子！承謝你作美。這是如今詩箋收得牢牢的，再不把你啣去了！
（鳴鑼鼓下場）

能將疏懶暫時人，花落花開又一新；

佳氣徘徊籠細網，殘英漸灑染輕塵。

自爲紅上蘼蕪客，不識天邊侍從臣；

漁笛歌娛吹曉曉，聖朝萬壽一千春。

鷓鴣 子 鏡 諧 四

燕
子
箋
語
圖

大 中 書 局 出 版

戴南山集	大洋一元二角	<small>梁任公 胡適之</small> 研究國學書目	大洋三元	角
管子校正	大洋一元四角	國學經濟學原論	大洋三元六角	
孔子家語	大洋七角	最近各國經濟趨勢	大洋八角	
孫子淺說	大洋四角	文學常識	大洋四角	
李笠翁曲話	大洋四角	百病治療法	大洋八角	
淵明詩話	大洋三角	村制學講義	大洋貳元五角	
篤索堂文集	大洋二角	農村教育	大洋二角五分	
明夷待訪錄	大洋四角	村制學之紀元	大洋一元	
文心雕龍	大洋八角	曾胡治兵語錄	大洋二角五分	
漢書藝文志	大洋七角	憲兵講義	大洋三角	
陸宣公奏議讀本	大洋七角	元人曲論	大洋四角	
曾國藩詩文集	大洋一元	白話文作法	大洋三角	

大 中 書 局 出 版

劍俠奇緣	奇俠精忠全傳	現代學生信庫	青年白話信庫	曾國藩日記	曾國藩六種	韓昌黎書牘	八賢手札	蘇黃尺牘合刊	雪鴻軒尺牘	小倉山房尺牘	秋水軒尺牘
大洋六角	大洋十元	大洋六角	大洋九角	大洋四角	大洋二元	大洋三角五分	大洋五角	大洋六角	大洋一元五角	大洋九角	大洋九角
飛仙劍俠傳	神怪劍俠	劍俠呂四娘	愛克司光錄	不堪回首	芳草天涯	江湖異聞	孤兒織仇記	天涯奇人傳	英雄復仇記	怪俠	哀鵝記
大洋一元	大洋八角	大洋八角	大洋一元二角	大洋一元	大洋一元四角	大洋六角	大洋六角	大洋一元四角	大洋一元四角	大洋一元二角	大洋一元

大 中 書 局 出 版

水滸	三國演義	聊齋誌異	老殘遊記	儒林外史	紅樓夢	燕子箋	當爐氈	長生殿	琵琶記	桃花扇	牡丹亭
大洋一元八角	大洋二元	大洋二元	大洋五角	大洋一元三角	大洋二元八角	大洋七角	大洋五角	大洋九角	大洋八角	大洋一元二角	大洋一元三角
徐霞客遊記	續紅樓夢	今古奇觀	七俠五義	西廂	失戀之後	諧鐸	秋雨菴	西遊記	燕山外史	鏡花緣	花月痕
大洋二元	大洋一元二角	大洋七角	大洋一元三角	大洋六角	大洋九角	大洋五角	大洋一元	大洋二元五角	大洋七角	大洋一元六角	大洋一元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

全書二册

定價大洋七角

發行者 大 - 中 書 局

印刷者 大 中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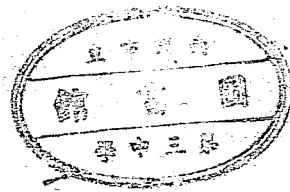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新式燕
子標
箋點

發行所上海 棋盤街八十六號 大中書局

總批發所上海 馬路三二號 大中書局

82
400354



3
0